

荀子集解

荀子序

臣先謙案宋台州本序上有注字

昔周公稽古三五之道損益夏殷之典制禮作樂以仁義理天下其德化刑政存乎詩至于幽厲失道始變風變雅作矣平王東遷諸侯力政逮五霸之後則王道不絕如綫故仲尼定禮樂作春秋然後三代遺風弛而復張而無時無位功烈不得被于天下但門人傳述而已陵夷至于戰國於是申商荀虐孫吳變詐以族論罪殺人盈城談說者又以慎墨蘇張爲宗則孔氏之道幾乎息矣有志之士所爲痛心疾首也故孟軻闡其前荀卿振其後觀其立言指事根極理要敷陳往古掎挐當世撥亂興理易於反掌眞名世之士王者之師又其書亦所以羽翼六經增光孔氏非徒諸子之言也蓋周公制作之仲尼祖述之荀孟

贊成之所以膠固王道至深至備雖春秋之四夷交侵戰國之
三綱弛絕斯道竟不墜矣倏以末宦之暇頗窺篇籍竊感炎黃
之風未洽於聖代謂荀孟有功於時政尤所耽慕而孟子有趙
氏章句漢氏

臣先謙案宋台州本作代

亦嘗立博士傳習不絕故今之君子

多好其書獨荀子未有注解亦復編簡爛脫傳寫謬誤雖好事

者時亦覽之至於文義不通屢掩卷焉夫理曉則愜心文舛則

忤意未知者謂異端不覽覽者以脫誤不終所以荀氏之書干

載而未光焉輒用申抒鄙思敷尋義理其所徵據則博求諸書

但以古今字殊齊楚言異事資參考不得不廣或取偏傍相近

聲類相通或字少增加文重刊削或求之古字或徵諸方言加

以孤陋寡儔愚昧多蔽穿鑿之責於何可逃曾未足粗明先賢

之旨適增其蕪穢耳蓋以自備省覽非敢傳之將來以文字繁多故分舊十二卷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又改孫卿新書爲荀卿子其篇第亦頗有移易使以類相從云時歲在戊戌大唐睿聖文武皇帝元和十三年十二月也

申杼三十二篇四字元刻無又荀子序作荀卿子與諸書所引合

。盧文弨曰傳習不絕俗間本作傳誓不絕申杼宋本作

荀子新目錄

第一卷

勸學篇第一

脩身篇第二

第二卷

不苟篇第三

榮辱篇第四

第三卷

非相篇第五

非十二子篇第六

仲尼篇第七

第四卷

儒效篇第八

第五卷

王制篇第九

第六卷

富國篇第十

弟七卷

王霸篇第十一

弟八卷

君道篇第十二

弟九卷

臣道篇第十三

致仕篇第十四

。盧文弨曰劉向元目亦作致仕其常篇皆作致士當由古仕與士本通也

弟十卷

議兵篇第十五

弟十一卷

疆國篇第十六

荀子卷第一
天論篇第十七

弟十二卷

正論篇第十八

弟十三卷

禮論篇第十九

弟十四卷

樂論篇第二十

弟十五卷

解蔽篇第二十一

弟十六卷

正名篇第二十二

第十七卷

性惡篇第二十三

君子篇第二十四

第十八卷

成相篇第二十五

賦篇第二十六

第十九卷

大略篇第二十七

第二十卷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子道篇第二十九

法行篇第三十

哀公篇第三十一

堯問篇第三十二

荀子卷第一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倬 注

臣 王先謙集解

勸學篇第一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爲之而寒於

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盧文弨曰青取之於藍從宋本

紀問云青出之藍作青取之於藍監本未必是建本未必非

以作出者爲是也元刻作出之藍卽本於建本監本作取之於

藍者用大戴記改之也荀子本文自作出於藍藝文類聚草部

上太平御覽百卉部三及意林埤雅引此並作出於藍新論崇

學篇同史記褚少孫續三王世家引傳曰青采出於藍而質青

於藍者教使然也卽是此篇之文則木作出於藍明矣宋本

作青取之藍是唐人所見荀子木已有作取者且大戴記卽用

荀子文亦作青取之於藍不得謂荀子本作出於藍而作取者

爲非也宋建監本岐出亦緣所承各異故木直中繩輶以爲輪

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輶使之然也輶屈槁枯暴乾挺直也晏子春秋作

不復羸矣○盧文昭曰暴舊本作暴非說文一作暴晞也一作

暴疾有所趣也顏氏家訓分之亦極明今此字注雖訓乾然因

乾而暴起則下當从本案考工記輪人槁作藪鄭注云藪藪暴

陰柔後必槁滅槁革暴起釋文步角反劉步莫反一音蒲報反

又注羸舊本訛作羸案羸緩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

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魯子曰日三省吾身知讀爲

智行下孟反○俞樾曰省乎二字後人所加也荀子原文蓋作

君子博學而日參己參者驗也史記禮書曰參是豈無堅革利

兵哉索隱曰參者驗也管子君臣篇曰若望參表尹注曰參表

謂立表所以參驗曲直是參有參驗之義君子博學而日參驗

之於己故知明而行無過也後人不得參字之義妄據論語三

省吾身之文增省乎二字陋矣大戴記勸學篇作君子博學如

日參己焉如而古通用無省乎二字可據以訂正先謙案大戴

記一本作君子博學如日參己焉與俞說同孔氏廣森云參己

者學乎兩端以己參之一本作而日參省乎己焉與荀子文同

此後人用荀子改大戴記也荀書自作而日參省乎己參三義

同聲書治要作而曰三省乎已易參為三是本
文有省乎二字之明證與楊注義合俞說非 故不登高山不

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

學問之大也大謂有益於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

之然也干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稱有次非得寶劍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貉東北夷同聲謂暗聲同貉莫革反○謝

刻從盧校干作于注文作于越猶言於越盧文弨曰于越宋本

作干越今從元刻與大戴禮同注於越舊作吳越訛所引呂氏

春秋見知分篇次非俗本作伏飛唯宋本與呂氏同呂氏于越

作干遂淮南同注干音寒國策作干隱然楊氏自作于越故以

於越為釋劉台拱曰淮南原道訓干越生葛綸高注干吳也楊

氏此注以干越為吳越蓋用高義觀下文引呂氏春秋注可見

盧改非也今原道訓作于越亦妄庸人所改王念孫曰劉說是

也宋刻呂夏卿本錢佃本竝作干越干越夷貉四者皆國名不
得改干越為于越古書言干越者多矣凡改干越為于越者皆
所謂知其一說不知又有一說者也大戴記之于越亦後人所
改辯見漢書貨殖傳淮南道藏本及朱東光本皆作干它本皆
改為于俞樾曰案盧刻誠非而楊注原文謂猶言吳越亦恐不
然干與越竝言則干亦國名管子內業篇昔者吳于戰未亂不
得入軍門國子擿其齒遂入為干國多則干與吳且為敵國非

師吳明矣尹知章注管子以干爲江邊地非是辨見管子字本
作邢說文邑部邢國也今屬臨淮從邑干聲一曰邢本屬吳蓋
邢古國名後爲吳邑哀九年左傳吳城邢是也古書言干越者
則當從國名之本訓不得因其後爲吳邑而卽訓爲吳也先謙
案王氏雜志引文選江賦注所引墨子以利荆楚干越吳都賦
包括干越莊子刻意篇干越之劍及淮南原道訓以證漢書貨
殖傳之干越當爲干越其義允矣今案鹽鐵論殊路篇干越之
鋌不屬匹夫賤之亦一證也吳干先爲敵國後干併於吳管子
吳干戰及左傳吳城邢卽其明證干爲吳滅而吳一稱干猶鄭
爲韓滅而韓亦稱鄭鄭猶韓猶鄭韓猶鄭氏所駁亦非也今依劉
王說改

詩曰嗟爾君子無恆安息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

從宋本

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恆安息戒

聽而助之福引此

神莫大於化道福莫長於無禍爲學則自化

焉修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俞樾曰上引詩云神之聽之

介爾景福此文神字福字卽本詩文也今本此二句提行屬下

節非是先謙案舊本以荀子它篇引詩爲例遂斷上引詩爲一

節以此二句提行固屬非是但下文物類之起至君子慎其所

立乎一段言榮辱禍福之理正與引詩及此二句相應若斷屬

上節亦未安各篇引詩亦多在篇中不盡屬一節之末此處不

當分段
今正 吾嘗終日而思矣。○先謙案大戴記吾上有孔子曰三字 不如須臾之所

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跂舉足也 登高而招，臂非

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

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能善絕水

曰：江河，本作江海。海與里爲韻，下文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亦與里爲韻。今本海作河，則失其韻矣。文選海賦注引此正作絕。

江海大戴記勸學篇說苑說叢篇並同。文子上仁篇作濟江海，文雖小異，作江海則同。俞樾曰：能當讀爲耐。漢書食貨志：能風與旱，鼃錯傳其性能寒，趙充國傳：漢馬不能冬。

師古注：竝曰：能讀曰耐。此文能字正與彼同。 君子生非異也，

善假於物也。○皆以喻修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眾人同也。○王念孫曰：生讀爲性。大戴記作性。 南方有

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爲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苳，風至苳折卵。

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鵙也。苳，葦之秀也。今巧婦鳥之巢至精密，多繫於

葦竹之上，是也。蒙當爲茂，方言云：鵙，鵙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蔑雀，或曰一名蒙鳩，亦以其愚也。言人不知學問其所置

身亦猶繫葦之危也說苑客謂孟嘗君曰鷦鷯巢於葦苕著之以髮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苕折卵破者何也所託者然也○
盧文弨曰蒙鳩大戴禮作蜺鳩方言作蔑雀蜺讀如芒蜺蜺一聲之轉皆謂細也蒙與蜺蜺音義近楊云當爲蔑似非著床路切俗間本多作著今從宋本與說文合又曰說文有著無著著但訓飯飲無形著及繫著義或本有著字而誤脫亦未可知然古書如周語大夫士曰格位著卽位著也列子仲尼篇形物其著以著爲著明也趙策智伯曰兵著晉陽三年矣以著爲傳著也世說新語一書皆以著爲著以故六書正譌謂著字多有假借用者別作著非今校此書凡宋本作著者仍之其他卷作著字者卽不改非必古之盡是而今之皆非以待夫通人自擇焉耳所引說苑見善說篇作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未句作其所託者使然也餘與此同

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寸生於高山

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

本草莖一名烏射干一名烏

扇陶弘景云花白莖長如射人之執竿又引阮公詩云射干臨層城是生於高處也據本草在草部中又生南陽川谷此云西方有木未詳或曰長四寸卽是草云木誤也蓋生南陽亦生西方也射音夜○盧文弨曰注烏扇宋本與本草同元刻作烏萎廣雅烏蓬射干也蓬萎同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王念孫曰此所夾反是二字皆可通

與之俱黑二句而今本脫之大戴記亦脫此二句今本荀子無此二句疑後人依大戴刪之也楊不釋此二句則所見本已同今本此言善惡無常唯人所習故白沙在涅與蓬生麻中義正相反且黑與直為韻若無此二句則既失其義而又失其韻矣洪範正義云荀卿書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諸少孫續三王世家云傳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於泥則好醜與之皆黑者土地教化使之然也索隱曰蓬生麻中以下並見荀卿子案上文引傳曰青采出於藍云云下文引傳曰蘭根與白芷云云皆見荀子則此所引傳亦荀子也然則漢唐人所見荀子皆有此二句不得以太戴無此二句而刪之也又案羣書治要荀子制言篇云故蓬生麻中不扶乃直而切猶白沙在泥與之皆黑狀義考荀子書多與荀子同者此四句亦本於荀子斷無截去二句之理

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

蘭槐香草其根是為芷也本草白芷一名白芷陶弘景云即離騷所謂蘭茝也蓋苗名蘭茝根名芷也蘭槐當是蘭

茝別名故云蘭槐之根是為芷也漸漬也染也滫猶也言雖香

草浸漬於滫中則可惡也漸子廉反滫思酒反○盧文弨曰蘭

槐之根大戴禮作蘭氏之根懷氏之苞晏子作今夫蘭本三年

而成說苑雜言篇同又案滫久泔也說文廣韻訓皆同又晏子

雜上篇作滫之苦滫苦讀如良苦之苦義皆相近楊氏乃訓滫

為消未見所出又曰高誘注淮南人間訓云蕭臭汁也意亦相
 近郝懿行曰大略篇云蘭茝藁本漸於密醴一佩易之與此義
 近晏子春秋雜上篇云蘭本三年而成灌之苦酒則君子不近
 庶人不佩灌之糜醴而賈匹馬矣糜說苑雜言篇作鹿漸久計
 也芷即茝也茝古字同聲通用此言香草之根為芷漸以論
 及酒皆不美惟漸之鹿醴乃能益其香而賈易匹馬故曰其質
 非不美所漸者朕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

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

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強則以為柱而任勞柔則見束

而約急皆其自取也○王引之曰楊說強自取柱之義甚近柱

與束相對為文則柱非謂屋柱之柱也柱當讀為祝哀十四年

公羊傳天祝子十三年穀梁傳祝髮文身何范注並曰祝斷也

此言物強則自取斷折所謂太剛則折也大戴記作強自取折

是其明證矣南山經招搖之山有草焉其名曰祝餘祝餘或

作柱茶是祝與柱通也祝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離

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布薪於地均

而笑之矣平地若一水就溼也草木疇生禽獸羣焉物各從其類也

時與儔同類也。○劉台拱曰：羣焉當從大戴禮作羣居，王念孫曰：羣居與羣生對文，今本居作焉者，涉下文四焉字而誤。是

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所謂召禍也。質，樹

成蔭而眾鳥息焉，醴酸而蚋聚焉。喻有德則慕之者眾故言有召禍也行

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謂學也。○盧文弨曰：慎其元刻作

其慎大戴作慎其所立焉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

得，聖心備焉。神明自得，謂自通於神明。○謝本從盧校作聖心

當作備古音與德得爲韻。王念孫曰：呂錢本作備，此言積善成

德而通於神明，則聖心於是乎備也。成德與聖心備上下正相

應。元刻備作循，則與上文不相應矣。儒效篇云：積善而全，盡謂

之聖人，彼言全盡猶此言聖心備也。一也。備字古音鼻，墨反。親

職，正與德得爲韻。二也大戴記及羣書治要並作備，文選謝

瞻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注：張子房詩注引此，亦作備。韋

鑄誌：詩人以作備與子改，坏三也。備字俗書作脩，循字隸書或

作循，二形相似而誤。先謙案：孔廣森大戴記補注以積土成山

至末為一段今從之言學必積小高大一志者成也榮辱篇云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起於變故成乎修為待盡而後備者也與此言積善成德聖心乃備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半步曰跬

義合劉王說是今改從宋本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跬與

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盧文弨曰江海宋本與大戴同元

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驚馬十駕言驚馬十度引車則亦及騏驥

及之此亦常同疑脫一句○盧文弨曰不能十步十當作十玉

篇引大戴禮騏驥一蹶不能十步今大戴禮步作里此干作十

皆是謠字里海為韻步舍為韻古音如是晉書虞溥傳云熟而

舍之朽木不知刻而不舍金石可虧亦是韻語劉台拱曰案不

能十步義最長大戴禮作千里於義疏矣若玉篇作干步直是

譌字盧反引以為據非也十駕十日之程也旦而受駕至暮脫

之故以一日所行為一駕若十度引車則非駕義也王念孫曰

呂氏春秋貴卒篇曰所為貴驥者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

則與駑駘同淮南齊俗篇曰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

旬亦至之此皆驚馬十日行千里之證大戴記騏驥一蹶不能

千里里與舍不合韻乃涉上文無以致千里功在不舍○盧文

而誤玉篇駑駘字不軒字辨見大戴記述問功在不舍○盧文

句當連上文言立功在於鏗而舍之朽木不折鏗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於

不舍舍與捨

同銀刻也。昔結反。春秋傳曰：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

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

螾與蚓同。蚯蚓也。○盧文弨曰：正文螾字上宋本有蚯蚓字，無注末蚯蚓也三字。

今從元刻。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蠃之穴，無可寄託者，用心躁也。

跪足也。韓

子以別足爲別。跪，蟹首上如鉞者，許叔重說文云：蟹六足二

及注六字疑皆八字。

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

之事者，無赫赫之功。

冥冥，惛惛皆專默精誠之謂也。○先謙行

衡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

衡雅云：四達謂之衡。孫炎云：衡交

不能有所至。下篇有楊朱哭衢塗，今秦俗猶以兩爲衢，古之道

言歟。○郝懿行曰：案楊朱哭衢塗，見王霸篇注云：衢塗，歧路也。

秦俗以兩爲衢，或曰四達謂之衢。大意與此注同。俱兼二義訓

釋實則楊朱見歧路而悲，卽莊子云：大道以多歧亡羊之意。不

必泥爾雅四達謂之衢也。王念孫曰：爾雅四達謂之衢，又云二

達謂之歧，旁歧，衢一聲之轉。則二達亦可謂之衢。故大戴記作

行歧塗者，不至勸學篇下文言兩君兩視兩聽，王霸篇下文言

榮辱安危存亡之衢，皆謂兩爲衢也。大略篇又云：二者治亂之

衛也聆賦大略字則荀子書曰不能兩視而明耳不能兩聽而

皆謂兩爲衛先謙案王說是聰○盧文弨曰兩不字下宋本俱有能字與大戴同元刻無王

聰念孫曰呂錢本俱有能字元刻無兩能字者以上下句皆六

字此二句獨七字故刪兩能字以歸畫一不知古人之文不若

是之拘也若無兩能字則文不足意矣先謙案謝本從盧校無

兩能字今依于說改從宋本騰蛇無足而飛爾雅云騰騰蛇郭璞云龍梧鼠

五技而窮梧鼠當爲鼯鼠蓋本誤爲鼯字傳寫又誤爲梧耳技

謂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渡谷能穴不能掩

身能走不能先人○盧文弨曰本草云螻蛄一名鼯鼠易釋文

及正義皆引之崔豹古今注亦同螻蛄與梧音近楊說似未參此

王念孫曰日本草言螻蛄一名鼯鼠不言一名梧鼠也今以螻蛄

之螻蛄鼠之鼠合爲一名而謂之螻鼠又以螻蛄梧音相近而謂

之梧鼠可乎且大戴記正作鼯鼠五技而窮鼯與梧音不相近

則梧爲誤字明矣詩曰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

當以楊說爲是今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詩曹風尸鳩之篇毛

之養七子旦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平均如一善人君子其執

義亦當如尸鳩之一執義一則用心堅固故曰心如結也○盧

文弼曰注鳴鞠元刻
作粘鞠毛傳作粘鞠

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瓠巴古之善鼓瑟者不知何代人

琴鳥舞魚躍虛文弼曰流魚大哉禮作沈魚論衡作鯉魚亦

與沈魚音近恐流字誤韓詩外傳作潛魚或說流魚即游魚古

流游通用先謙案流魚大哉禮作沈魚是也魚沈伏因鼓瑟而

出故云沈魚出聽外傳作潛魚潛亦沈也作流者借字耳書沈

酒非十二子大略篇作流酒君子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羣書

治要引作沈淫此沈流通借之證淮南子說山訓作淫魚高注

以爲長頸口在領下之魚與後漢馬融傳注鯉魚口在領下合

故論衡作鯉魚此二書別爲一義虛引或說流魚即游魚既是

游魚何云出聽望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古之善鼓琴者

文生義斯爲謬矣天子路車之馬也漢書曰乾六車坤六馬白虎通曰天子之馬

六者示有事於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曰天子駕彫軫六駿

駿又曰六玄劍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仰首而秣聽其聲也

盧文弼曰駕彫軫元刻與今文選同宋本駕作御又案下所引

二句出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形謂有玉在山而草

木潤王念孫曰玉在山而草木潤潤生珠而崖不枯元刻無

草字案元刻是也木與崖對文故上句少一字宋本木上

有草字者依淮南說山篇加之也文選吳都賦林木爲之潤李善注引此作玉在山而木潤建樛引江賦文賦注並同藝文類聚木部太平御覽木部一所引亦同而草部不引則本無草字明矣大戴記作玉居山而木潤續史記龜策傳作玉處於山而木潤文雖小異而亦無草字淵生珠而崖不枯爲善不積邪安有不聞

者乎

崖岸枯燥。王念孫曰不積之不涉上下文而衍當依羣書治要刪說見大戴記述聞勸學篇先謙案大戴記作爲

善而不積乎豈有不至哉盧辨注至一作聞孔廣森注云言爲善或不積耳積則未有不至於成者此文亦言爲善或不積邪

徑則不字意味索然

王氏反從之欲併刪大戴記何也

始惡乎終假設問也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

數術也經謂詩書禮謂典禮之

屬也。盧文弨曰典其義則始乎爲士終乎爲聖人

義謂學之意言在乎

禮疑當是曲禮之誤修身也。先謙案荀書以士君子聖人爲三等

真積力久則入

真誠也力力行也誠積力久則能入於學也

學至乎沒而後止也

生則不息

故學數有

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故書者政

事之紀也

此說六經之意詩者中聲之所止也

詩謂樂章所以節聲音至乎中

而止不使流淫也春秋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郝懿行曰按下文方云樂之中和詩書之博詩樂分言則此中

聲疑非即謂樂章且詩三百未必皆合中聲夫子但謂關雎不

淫不傷可知它詩未必盡然先謙案下文詩樂分言此不言樂

以詩樂相兼也樂論篇云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為道則不能

無亂先王惡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

流與此言詩為中聲所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

禮所以為典法之大

止可互證郝說非也分統類之綱紀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律條之比附方

言云齊謂法為類也。謝本從盧校類上有羣字王念孫曰元

刻無羣字梓賾元刻是也宋本作羣類者蓋不曉類字之義而

以意加羣字也不知類者謂與法相類者也此文云法之大分

類之綱紀非十二子及大略篇竝云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

法君子也王制大略二篇又云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

皆以類與法對文據楊注云類謂禮法所無觸類而長者猶

律條之比附則本無羣字明矣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故

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

禮有周旋揖讓之敬

車服等級樂之中和也

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

詩書之博也

博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

之文也

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衰貶沮勸微而顯志而晦之類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

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所謂古之學者為己入乎耳箸

乎心謂聞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威儀周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端而言

以爲法則端讀為喘喘微言也或蠕蠕動也一皆也或喘息微言

謂端莊而言也。先謙案臣道篇云喘而言騰而動而一皆可為法則與此文同則讀端為喘是也說文喘疾息也蠕動也

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所謂今之學者為人口耳之間則四

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韓侍郎云則當為財與錢同。盧文弨曰宋本四寸下耳字無劉台

拱曰則字自可通不必如韓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

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爲禽犢禽犢餽獻之物也。都諡行曰小曰禽大曰獸禽犢謂犢之小

小者人喜撫弄而愛玩之非必己有非可獻人直以爲玩弄之物耳小人之學入乎耳出乎口無裨於身心但爲玩好而已故

以禽犢譬況之注據致士篇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故云禽

犢饋獻之物不知貨財謂賄賂禽犢謂玩好耳先謙案楊注固

非郝說尤誤上言君子之學入耳著心而布於身故曰學所以美其身也小人入耳出口心無所得故不足美其身亦終於爲禽犢而已文義甚明荀子言學以禮爲先人無禮則禽犢矣上文云學至乎禮而止矣足其言學之宗旨又云爲之人也舍之禽獸也正與此文相應禽獸禽犢特小變其文耳小人學與不學無異不得因此文言小人之學而疑其有異解也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傲噴噪也言與戲傲無異或曰讀爲噉口噉噉
日噉噉今改正郝懿行曰傲與警同說文云警不省人言也與此義合俞樾曰論語季氏篇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釋文曰魯讀躁爲傲荀子此文蓋本魯論下文曰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皆與論語同惟變躁爲傲可證也傲卽躁之段字不問而告未可與言而言皆失之躁非失之傲也魯論之說今不可得而詳以意度之殆亦段傲爲躁自古文論語出得其本字遂謂魯論讀躁爲傲實不然也躁字義長傲字義短魯之經師豈不知此而改躁爲傲乎先謙案
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囋卽讚字也謂以言強讚助之今贊禮謂之讚囋古字口與言多通盧文弨曰李善注文賦引埤蒼云嘈啐聲兒啐與囋及囋同才曷反荀子上句謂其躁此句謂其多言下文云如嚮則不問不告問一不告二楊注非也啐今文選注誤爲啐郝懿行曰囋者嘈囋謂語聲碎也陸機文賦務嘈囋而妖冶義與此

近楊傲非也嘖非也君子如嚮矣嚮與響同學莫便乎近其人

注非謂賢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

師也切近於人故曰學詩三百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不能使人速曉其意

使於四方不能專對也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當其人習說

而徧周於世事矣六經則不能然矣○郝懿行曰案方古讀如

旁亦讀如傍此方當讀為依傍之傍言親近其人而習聞其說

則稟仰師承周徧於世務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先謙案郝

讀方為傍則習上之字不可通習有積貫之義非近其人則不

能常習其說另覽任數篇習者曰高注習近習是習與近義亦

相通言習其說即知是近其人不必讀方為傍轉致文義支離

也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

大經無速於好近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禮為次之○王念孫曰

經請為徑即下文所謂踐徑言入學之踐徑莫速乎好賢而隆

禮次之脩身篇云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經雖雖梓篇鵬鵬鵬鵬鵬

與此同學之經即學之徑古讀徑如經故與經通讀其讀其

人而師之好其人則是中心悅而誠服親炙之深者也陸贄謂
自以禮檢束其身先謙案王績經爲徑引脩身篇之莫徑謂即
本篇所謂莫遠是學之遠莫遠乎好其人於詞爲複上文學莫
便乎近其人亦無此複語其說非也呂覽當染有始知分驕恣
諸篇高注竝云經道也學之經猶言學之道耳成相篇云治之
經禮與則又云聽之經明其請治之經聽之經猶言治之學聽
之道與此學之經一例
是荀書自有此文法

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降禮安特將學

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則末世窮年不免爲陋儒而已

安語助猶言抑

也或作安或作案荀子多川此字禮記三年問作焉戰國策謂
趙王曰秦與韓爲上交秦禍案移於梁矣秦與梁爲上交秦禍
案接於趙矣呂氏春秋吳起謂商文曰今置質爲臣其主安重
釋璽辭官其主安輕蓋當時人通以安爲語助或方言耳特猶
言直也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也言既不能好其人
又不能降禮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豈免爲陋儒乎言不知通
變也○郝懿行曰安猶朕也焉也特直也猶言但也學雜識者
識記也所謂記醜而博也志順詩書者志與職同謂標題也如
今學僮課讀用紙爲號記也順者順其文也謂陋儒但能標志
順讀詩書末世窮年不知理解也王引之曰此文本作安特將
學雜志順詩書而已耳志即古識字也今本竝出識志二字者
校書者旁記識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耳學雜志順詩書皆三

字爲句多一議字則重複而累於詞矣楊注本作雜志謂雜記之書百家之說今作雜識志謂雜志記之書百家之說皆後人據已誤之正文加之下注云直學雜說順詩書而已文義甚明足正後人竄改之謬先謙案學雜識志王說是安猶案也特猶直也此云安特將學雜志順詩書猶解蔽篇云案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也安案竝猶則也荀書用安案字或爲語詞或作則字用其用則字亦然彈國篇云秦使左案左使右案右蟻謂使左則左使右則右也臣道篇云是案日是非案日非謂是則日是非則日非也正論篇云暴國獨侈安能誅之蟻謂暴國獨侈則誅之也又云今子宋子案不然謂子宋子則不然也解蔽篇云學者以聖王爲師案以聖王之制爲法謂以聖王爲師則以聖制爲法也此竝以安案代則字餘皆語詞富國篇則案以爲利也仲尼篇云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已大略篇云至成康則案無誅已臣道篇云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以則案則安連用安案亦語詞彈國篇云是何也則小事之至也數又云是何也則其殆無傷邪天論篇生於今而志乎古則是其在我者也數則字語詞則將原先王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所成亦猶安案也

皆在於 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

言禮亦爲人之綱領

舉舉也詘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矣○虛文詘曰頓頓頓挫提舉高下之狀若頓首然注挈也疑誤順者不

可勝數言全裴之毛皆順矣王念孫曰楊訓頓為挈於古無據且上又已有挈字此不得復訓為挈盧以頓為頓挫於義尤迂頓者引也言挈裴領者訓五指而引之則全裴之毛皆順也廣雅曰拖引也曹憲音頓古無拖字借頓為之鹽鐵論詔聖篇曰今之治民者若拙御馬行則頓之止則擊之頓之引之也釋名曰挈制也制頓之使順己也挈亦引也鹽鐵論散不足篇曰更捕索挈頓不以道理稽少孫續史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說也記渭稽傳曰當道挈頓人車馬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說也憲標表也。王念孫曰道者由也說禮憲言作事不由禮法而以詩書為之則不可以得之也故脩身篇曰由禮則前通不由禮則勃亂提侵楊云道言說也失之又富國篇不足以待國安身明君不道也道亦由也楊云明君不言亦失之譬之

猶以指測河也以戈舂黍也以錐澆壺也

。謝木從盧校澆作澆虛文弼曰澆同餐

王念孫曰呂錢本作澆元刻作澆案說文餐餼也從夕食思魂切餐吞也從食叔聲或從水作澆七安切玉篇廣韻餐作澆而餐餐二字皆異音異義古音餐屬寒部澆屬魂部故魏風伐檀首章之餐與檀干漣塵桓為韻三章之澆與輪漣論困鴉為韻兩字判然不同自爾雅釋文始誤以餐為澆而集韻遂合餐澆為一字矣今俗書澆字作澆而錢本作澆自是澆之俗字非澆字也盧從元刻作澆云殆同餐非是先謙案王說是今依呂錢本正作澆以錐澆壺言以錐代箸也古人貯食以壺中山策君

下蓋論臣父執非子晉文公出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

法士也先謙案法士即好禮之士修身篇云學也者禮法也

儒楊法云散謂不自檢束是以散不陸禮雖察辯散儒也

儒為無禮法之儒正與法士對文不陸禮雖察辯散儒也

檢束莊子以不問格者勿告也

材木為散木也問格者勿告也

濫惡者謂之格國語曰辨其功苦章昭曰堅曰功脆曰苦故西

京賦曰需良雜苦史記曰器不苦虛或曰格讀為沽儀禮有沽

功鄭玄曰告格者勿問也說格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

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故禮恭而後

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

之致致極也此謂道至而後接之也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傲亦戲傲也論

語曰言未及而

言謂可與言而不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

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齊者不識人之顏色。盧文弨曰順宋

本作慎今從元刻與呂東萊讀詩記所

引同相然行曰傲與敖同敖者謂放散也謹順其身身猶人也此謂君子言與不言皆順其人之可與不可所謂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也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詩小雅采芣之篇

彼與人交接不敢舒緩故受天子之賜予也○盧文弨曰匪亦有彼義左傳襄二十七年引詩桑扈匪交匪敖成十四年引仍作彼交匪敖襄八年引小旻如匪行邁謀杜注匪彼也匪舒未本與詩攷合元刻及讀詩記所引皆作匪舒此段自昔者瓠巴鼓瑟起至此皆論為學之效與為學之要末亦引詩以證之應為一節宋本分段頗不明今更正王引之曰此引詩匪交匪舒正中明上文之不做不隱不替則作匪者正字作彼者借字也交讀為姦廣雅曰姦錯侮也言不侮慢不急緩也說見經義述聞小雅桑扈篇

百發失一不足謂善射千里顛步不至不足謂善御未能全盡倫類

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雖諸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謂一以貫之屬類

而長也一仁義謂造次不離他術不能亂也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

巷之人也或善或否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盜跖柳下季之弟聚徒九

千人於太山之傍侵諸侯孔子說之而不入者也。盧文弨曰：案柳下季在魯僖公時與孔子年數懸遠，莊子所載亦寓言耳。

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

學然後全盡

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

爲美也，故誦數以貫之。

使君禮樂詩書之數以貫穿之。俞樾曰：誦數猶誦說也。詩擊鼓篇與子成說

終其物正義曰：數說也。荀子王霸篇曰：不足數於大君子之前。

仲尼篇曰：固易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稱與數文異而義同。凡

稱說必一一數之，故卽謂之數。誦數以貫之，猶云誦說以貫之。

與下句思索以通之一律。誦數思索皆兩字平列。楊注：非隱十

一年穀梁傳：領言同時也。累數皆平也。范注曰：累數總言之也。

言卽說也。先謙案：俞說是。思索以通之，意也。爲其人以處之

正名篇亦云誦數之儒。爲擇賢人與之處也。劉台拱曰：雖誦數思索而不體之於身

則無以居之，故必自爲其人以居其道也。郭嵩燾曰：爲其人以

處之，猶言設身處地取古人所已行者爲之。除其害者以持養

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

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

是猶此也。謂學也。或曰：是謂正道也。

及至其致好之也，目

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利之有天下致極也謂

其性欲不可禁也心利之有天下之富也或曰學或之後必受

榮貴故能盡其欲也。劉台拱曰言耳目口之好之與五色五

聲五味同心利之與有天下同僉僉曰上文皆言君子為學之

道及至其三字直接上文安得云謂不學者乎若云學成榮貴

義更祖矣古之字於字通用大戴禮事父母篇曰養之內不養

於外則是越之也養之外不養於內則是疏之也之內之外即

於內於外也廣雅釋言曰諸之也又曰諸於也則之與於義固

得通矣此文四之字竝猶於也曰好於五色耳好於五聲口好

於五味心利於有天下言所得於學者深他物不足以尚之也

下文曰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

乎由是死乎由是正申明此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羣眾不能移

數句之誼先謙案僉說是

也天下不能蕩也蕩動也覆說為學學

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

是之謂德操謂死生必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郝懿行曰德操

變塞國無道至死不變者庶幾近之

故云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

能應我能定故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乃為成就之人也天

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

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天顯其日月之明而地

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劉台拱曰光廣古通用王念孫曰劉讀光為廣是也明者大也小雅車牽正義曰明亦大也中庸曰高明所以覆物也成十六年左傳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是明與大同義太者天之全體廣者地之全體燦燦生傳廣生配詠詠賦天廣配地也中庸言博厚配地故君子之德貴其全也儒效篇曰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字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語意略與此同楊注皆失之俞樾曰按兩見字並當作貴蓋貴字漫漶止存其下半之貝因誤為見耳光與廣通言天貴其明地貴其廣君子貴其全貴誤作見則與君子句不一律失荀子語意矣

修身篇第二

見善修然必以自存也

修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自整飭使存於身也。王念孫曰爾雅在存省察也

有仁義大德存身者見善必以自存者察己之有善與否也見不善必以自省者察己之有不善與否也
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
愀然憂懼貌
善在
楊解自存失之

身介然必以自好也

介然堅固貌易曰介如石焉自好自樂其善也

不善在身菑然必

以自惡也

菑讀爲災災然災害在身之貌。謝本從盧校身下增也字盧文弼曰上句也字宋本無王念孫曰元刻

也字乃涉上下文而衍上文見善見不善及善在身下皆無也

字呂錢龔本竝無郝懿行曰論人注鄭司農云泰山平原所樹

立物爲菑聲如哉博立泉某亦爲菑詩皇矣毛傳云木立死曰

菑然則菑者植立之意楊注非相篇是此讀菑然爲災然非先

謙案王說是今依

宋本刪上句也字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我而當者吾友也

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也

致猶極也下同

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誠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

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

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爭者疏修正爲笑至忠爲賊雖欲

無滅亡得乎哉

至忠反以爲賊

詩曰嘯嘯嗃嗃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

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

詩小雅小旻之篇毛云嘯嘯然患其上此皆然

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

詩小雅小旻之篇毛云嘯嘯然患其上此皆然

不思稱乎上鄭云臣不事君亂之階也故甚可哀喻許急反此音紫。盧文弼曰喻喻此此元刻與詩攷合宋本作滄滄訛訛

同注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修身自名則配堯禹

扁讀為辨

韓詩外傳曰君子有辨善之度言君子有辨別善之法即謂禮也言若用禮治氣養生壽則不及於彭祖若以修身自為名號則壽配堯禹不朽矣言禮雖不能治氣養生而長於修身自名以此辨之則善可知也彭祖堯臣名鏗封於彭城經虞夏至商壽七百歲也。盧文弼曰案扁外傳作辨則扁當訓平尚書平章平秩古作辨章辨秩此謂隆禮之人有平善之度不當作辨則解後彭祖則得年亦永矣然壽身之益尚小壽世之益更大也鄭終行曰扁當為辨韓詩外傳一作辨是也辨訓平也治也楊讀為辨而訓別非苟書多以辨為辨下念孫曰扁讀為偏韓詩外傳作辨亦古德字也臧觀曰扁善者無所往而不善也君子依於禮則無往而不善故曰得善之度下文以治氣養生六句正所謂偏善之度也楊讀扁為辨而訓為辨則與之度二字不貫虛讀扁善為平善亦非下六句意王引之曰以修身自名文義未安當有脫誤楊云以修身自為名號則所見本已同今本韓詩外傳作以治氣養生性順生則身後彭祖以修身自強

扁

本扁則名配堯禹於義為長王霸篇云名配堯禹又云名配

禹舜宜於時通利以處窮禮信是也信誠也言所用修身及時通

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盧文弨曰案韓詩外傳作宜

於時則達厄於窮則處王引之曰時亦處也言既宜於處通而

又利以處窮也莊子逍遙遊篇曰止日時猶言爰居爰處耳賈

女也是時與處同義大雅縣篇曰止日時猶言爰居爰處耳賈

處未達時字之義而增改其文蓋失之矣凡用血氣志意知慮

由禮則治通王引之曰下文以節疾為韻雅野為韻生成甯

心恒恒之恒達與優為合韻凡願月二部之字古聲或相通若勞

與列藝為韻結讀不賞而民勸帥與鉞為韻以按祖旅之按

默矧孟子引作遇琛惠皆其例也外傳作不出禮則悖亂亂與

達亦不由禮則勃亂提優提舒緩也爾雅媿媿安也詩曰好人

合韻不由禮則勃亂提優提提皆舒緩之義。郝懿行曰勃與

悖優與媿竝同媿謂相侮易也荀書多以媿為媿或以為慢慢

謂情也提者詩小弁傳提提羣貌箋云提提然樂然則提者羣

居相樂優者相侮相輕皆不由禮使然先謙案下文難進曰促

注云促與提媿皆同謂弛緩也是提優二字義同故與勃亂對

文言不由禮則血氣強者多食飲衣服居處動靜由禮則和節

悖亂弱者多弛慢也郝說非

○先謙案和師猶和適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

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眾而野夷倨也論語曰原壤夷俟固陋也庸凡庸眾人野郊野

之人○郝懿行曰雅對野言則兼正也嫺也二義野者反是王

引之曰楊分夷固為二義非也夷固猶夷倨也夷固辟違猶言

倨傲僻違不苟篇云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是也修身篇又云體

倨固而心執詐吟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是也修身篇又云體倨固而心執詐吟

義曰孝子之祭也立而不誦固也誦卑誦也固倨也誦卑誦也固倨也

固也固亦倨也不誦固也誦卑誦也固倨也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

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詩小雅楚茨之

篇卒盡也獲得也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先謂首唱也和胡臥反下同以不

善先人者謂之詔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詔之言陷也諛以佞

故為不善和人也○王念孫曰楊說詔字之義未確詔之言導也導人以不善也故曰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詔而莊子漁父篇

亦曰希意道言謂之詔導與不苟篇非詔諛也賈子先醒篇君
好詔諛而惡至言韓詩外傳並作道諛是詔諛即導諛也導與
詔聲之轉詔諛之為導諛名及之為導及禪
服之為導服皆聲轉而字異也觀說是是非非謂之知
能辨是為是非非是是非謂之愚以非為是以是傷良曰讒害
為非謂之智也

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

舍無定謂之無常不恆保利弃義謂之至賊保安。謝本從盧

文弼曰非義元刻作弃義王念孫曰盧本作非者為影鈔宋本
所誤也刻本正作弃弃與保義正相反作非者字之誤耳呂錢
本元刻及世德堂本皆作弃先謙案王說是今正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閑習

習其事則少見曰陋難進曰促促與提提皆易忘曰漏少而理

曰治多而亂曰耗少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耗虛竭也凡

之為言猶漉也屋下水穿俄頃滲漉故易忘者似之耗猶暴也
琳莊傷敗之名詩雲漢釋文引韓詩云耗惡也然則多而雜亂
斯之謂惡矣王念孫曰楊讀耗為虛耗之耗則與多而亂之義
不合故又為之說曰凡物多而易盡曰耗其失也鑿矣今案耗

讀爲既既亂也漢書董仲舒傳曰天下既亂是也既與耗古同
聲而通用續史記曰者傳曰官耗亂不能治漢書景帝紀不事
官職耗亂者師古曰耗不明也讀與既同食貨志官職耗廢酷
吏傳贊寢以耗廢師古竝曰耗亂也音莫報反董仲舒傳耗矣
亥哉師古曰耗虛也言誅殺甚眾天下空虛也音呼到反或曰
耗不明也言刑罰闕亂音莫報反淮南原道篇精神日耗而彌
遠精神篇志氣日耗高注竝曰耗亂也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
耗耗與治正相反則耗爲既亂之既明矣呂刑耗荒釋文耄作
耗釋文昌朝釋經音辨曰耗老也書王耗耄釋文成備音本於
耗耄之入耗耄曰耗耄字義也今作耗耄耄耄耄耄耄耄耄耄
耗耄耄耄耄耄耄耄耄耄耄耄耄耄耄耄耄耄耄耄耄耄耄耄耄耄
作耗猶既亂之既通作耗矣

治氣養心之術

言以禮修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必如彭祖

言治氣養生故以後彭祖爲說然其道不外由禮故下文曰禮

信是也此自論治氣養心之術與上不相蒙楊逌云以禮修身

不必如彭祖謬矣**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

漸進也或曰漸浸也子廉反詩曰漸車帷裳言智慮深則近險
詐故一之以易良也。郝懿行曰漸與潛古字通韓詩外傳二
作潛是良作諒亦古字通用樂記云易直子諒之心生易諒即
易良也王念孫曰漸讀爲潛洪範沈潛剛克文五年左傳及史

記宋世家潛竝作漸漢書谷永傳忘湛漸之義漢山陽太守劉
睦後碑漸心於道太尉劉寬碑演策沈沈漸竝與潛同楊訓漸
為進又訓為沒而勇勝猛戾則輔之以道順也此性多不順故

音子廉反皆失之

以道順輔之也○郝懿行曰膽字疑誤詩外傳二作勇毅強

果俞樾曰順當讀為訓古順訓字通用周語能導訓諸侯者史

記魯世家訓作順此文道順非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云齊

與彼同道順即導訓也楊注非疾也齊給便利皆捷速也懼其太陵遠故節之使安狹隘褊小

徐也○先謙案注給各本作急據宋台州本改正

則廓之以廣大卑溼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卑謂謙下溼亦

之下溼然也方言溼憂也自關而西凡志而不得欲而不獲高

而有墜行而中止皆謂之溼卑溼謂過謙恭而無禮者重遲寬

緩也夫過恭則無威儀寬緩常不及機事貪利則苟得故皆抗

之高志也或曰卑溼亦謂遲緩也言遲緩之人如有卑溼之疾

不能運動也○盧文弨曰溼元刻作濕注憂也作優也又卑溼

謂過謙恭舊本作亦謂之過謙恭訛今改正郝懿行曰卑溼猶

卑下也韓詩外傳二作卑攝貪利王念孫曰卑溼謂志意卑下

也說文濕潤者下入也論衡氣壽篇曰兒生號啼之聲鴻朗高

鳴者壽嘶喝濕下者天是濕為下也濕濕古字通抗舉也觀

欽○下篇注文○志意卑下故舉之以高志也楊注

皆失庸眾驚散則刳之以師友庸眾已解上驚謂材下如驚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刳奪去也

言以師友去怠慢僇弃則炤之以禍災僇輕也謂自輕其身也音匹妙反方言楚謂相

輕薄為僇炤之以禍災謂以禍災照炤之使知懼也炤與照同愚款端慤則合之以禮樂通之

以思索款誠款也說文云款意有所欲也愚款端慤多無潤色故合之以禮樂此皆言修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

鬱日自血氣剛強則柔之以調和以下八句文法皆同此獨多通之以思索五字與上文不一律據韓詩外傳無此五字當為

衍文楊注不及思索之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得師說是其所見本未衍也

莫神一好徑捷速也神神明也一好謂好善不怒惡也○盧文弨曰案俗本不怒惡作不好惡今從宋本作怒元李

治古今辭所引正同王念孫曰一好謂所好不二也儒效篇曰并一而不一則通於神明成相篇曰好而壹之神以成皆其證

非好善不怒惡之謂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

志意修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王公內省而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矣君子能役物小人為物所役凡言傳曰皆舊所傳聞之言也○

謝木從盧校首次句末並有矣字省下則作而盧文弼曰正文
前兩矣字宋本無又下一則字作而今皆從元刻王念孫曰元
刻於富貴王公下各加一矣字以對下文又改下文之而字爲
則字以對上文而盧本從之案元刻非也內省而外物輕乃申
明上文之詞非與上文作對句也今皆改爲對句則失其旨矣
先謙案王說是今正身勢而心安爲之利

少而義多爲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

事大國暴亂之君遠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行其道也○
顧千里曰窮順二字疑當互錯順君亂君對文也而通而窮亦

對文也荀子每以通與窮爲對文如本篇上文及不苟篇榮辱
篇儒效篇皆有之可以相證楊注已互錯望文說之非也俞樾

曰荀子之意以爲事亂君則不順矣事窮君則不通矣然與其
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正上文身勞而心安爲之利少

而義多爲之意若從顧校則全失其旨矣王氏采其說入雜
志補誤也郭嵩燾曰通則言聽計從恣其所欲爲順則委身以

從之而已文義在亂君窮君之分亂君爲暴而窮君不能爲
暴者也先謙案仕能得君曰通仲尼篇云以事君則必通故

良農不爲水旱不耕良賈不爲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謂損

音古○盧文弼曰案說文云閱具數於門中也史記積士君子
日日閱此當謂計數歲月之所得有折損耳折常列切

不爲貧窮怠乎道

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

術法也。王引之曰：人讀爲仁，言其體則恭敬，其心

則忠信，其術則禮義，其情則愛人，也。愛仁猶言仁愛，雖體人使也。恭敬忠信，禮義愛仁，皆兩字平列。下文之倨固執詐，順墨雜

汙亦兩字平列。古字仁與人通。此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

字卽仁愛之仁，非節用而愛人之人。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

不貴。橫行天下，猶書所云方行天下，言周流之廣。注謬甚。王引

之曰：橫讀爲廣。義與先儒謂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

讓端，慤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橫行天下，雖困四夷

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汙。倨傲也。固，鄙固

慎，謂齊宣王時處士慎到也。其術本黃老歸刑名，先申韓其意

相似，多明不尚賢，不使能之道。著書四十一篇，墨翟宋人號墨

義之言也。○盧文弨曰：墨子書本七十一篇，今在者尚有五十五篇。此云三十五篇，反少於今所傳者，疑三十五當是五十五之誤也。議

兵篇曰兵之所貴者執利也所行者變詐也又曰隆執詐尚功利又曰焉慮率川賞慶則罰執詐險阨其下獲其功用而已矣執與詐義相近後漢書崔駰傳范蠡錯就於會稽李賢曰執謂謀略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

不賤勞苦之事則偷懦轉脫

偷謂苟避於事懦亦謂懦弱畏事皆懶惰之義或曰偷當爲偷揚子

云方言云偷偷也郭璞注謂懶惰也又云轉脫者謂偷懦之人苟求免於事之義○虛文弼曰此注多訛脫今案文義改正郝懿行目注引或說夫之儒者柔也弱也選懦畏事之意故下又云偷懦憚事注義甚明不必改此爲輪而援方言爲訓

樂之事則佞兒而不曲

兒悅也言佞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不曲謂直取之也○俞樾曰不字涉下不

慈不錄而衍曲者委曲也言遇饒樂之事必委曲以取之楊注誤先謙案俞說非也兒與銳同字使銳誤與銳同字使銳誤

利也謙案文選五等論云夫進取之情銳李善注銳猶疾也疾與捷義亦同此言遇勞苦之事則偷脫以避之遇饒樂之事

則身口捷利以取之不畏人言無所委曲故曰不曲楊訓不曲爲直取之是也而言佞悅於人以求饒樂之事則非其義矣不

苟篇見由則兒而倨兒亦當讀爲銳注佞各本誤接據日本影宋台州

辟違而不慤

乖僻違背不能端慤誠信辟讀爲僻○王本改正

念孫曰楊分僻違爲二義非也僻違皆邪

也周語動置百姓以逞其違晉語若有違質教將不入章注竝
曰違邪也堯典靜言庸違史記五帝紀作其工善言其用僻是
僻即違也上文曰不由禮則夷固辟違庸眾而野不苟篇曰倨
傲僻違以驕溢人非十二子篇曰甚僻違而無類昭二十年左
傳曰動作辟違從欲厭私義竝與此同成相篇曰邪枉辟同失
道途辟回即僻違大騷篇賦德不歸毛不歸功程役勞役錄檢束
譏辭六經注疏卷之四
總論而不檢束言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
不能拘守而詳也

行而供冀非漬淖也

供恭也冀當為翼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漬

巡注爾雅冀州曰冀近也恭近謂不敢放誕也。盧文弨曰供疑是張拱之美郝懿行曰供與拱冀與覲俱音同字通其義則冀覲俱訓望也此言行而張拱願望乃是恭敬審諦非恐漸漬於泥淖也先謙案場前說是釋名恭拱也自拱持也是供訓為恭而拱義即在其中釋詁翼敬也論語鄉黨篇趨進翼如也孔注言端好賈子容經趨以微幣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流足如射箭以此文推供冀之義正狀其趨走疾速是為禮之行而俯容非因有泥淖漬之也若張拱願望非所以為禮矣
項非擊戾也擊戾謂項曲戾不能仰者也擊戾猶言了戾也。盧文弨曰案方言三軫戾也郭注云相了戾也與

此正同此書宋本世德堂本皆作了戾元刻訛作子戾形尙相
近至俗間本竟改作乖戾謬之甚矣了戾乃屈曲之意豈可云
乖戾乎王念孫曰淮南主術篇曰木擊折轉水戾破舟又曰文
武備具動靜中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然
則擊戾者謂有所抵觸也言而俯頂非擊戾也者謂非懼其有
所抵觸而俯頂以避之也與上下文同一例楊說失之愈甚曰
擊戾者拂戾也考工記弓人和弓般摩鄭注曰般拂也擊
與般通郭仲奇碑題詩電般般即擊字也先謙案王說是偶視
而先俯非恐懼也偶視對視也然夫士欲獨修其身不以得罪於比
俗之人也

夫驥一日而千里驚馬十駕則亦及之矣

郝懿行曰驚馬日可百里十日則亦可

及千里遲速先後不同其歸一也

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

可以相及也將有所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

胡爲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

意亦有所止之與

步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

此言

公孫龍惠施之曲說異理不可爲法也堅白謂離堅白也公孫
堅白論曰堅白石三可乎曰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視石但見
白不知其堅則謂之白石手觸石則知其堅而不知其白則謂
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爲一也司馬彪曰堅白謂堅石非石
白馬非馬也同異謂使異者同同者異或曰卽莊子所謂大同
而與小同異此之謂小同異言同在天地之間故謂之大同物
各有種類所同故謂之小同是大同與小同異也此略舉同異
故曰此之謂小同異莊子又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
言萬物總謂之物莫不皆同是萬物畢同若分而別之則人耳
目鼻口百體草木枝葉花實無不皆異是物畢異也此具舉同
異故曰此之謂大同異莊子又曰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無
厚謂厚之極不可爲厚薄也不可積言其委積至多不可使復
積也凡無厚不可積因於有厚可積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止
故得其大于千里者舉大之極也然則君子不辯止之也而
不爲。先謙案楊注非也止與大學止於至善之止同意言君
子之辯之行皆不止乎此解蔽篇云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
乎止之曰止諸至
足與此止之義合
倚魁之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
倚奇也奇讀爲奇偶之奇方言云秦晉之間凡物體全而不具
謂之倚魁大也倚魁皆謂偏僻狂怪之行莊子曰南方有倚人
曰黃繚也。廣文弔曰今方言作儿全物而體不具謂之倚都
懿行曰倚與奇魁與傀俱聲近似借字奇傀言其事誦氣不常

也先謙案不苟篇中徒狄行之難爲者也惠施鄧析說之難持者也然而君子不貴亦即此義文可互證故學曰遲

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學曰謂爲學者傳此言也遲待也直吏反○郝懿行曰古人名遲字須

者待也故遲之訓爲待音直吏切學曰者蓋古學侶虛設此言

以相警厲必曰遲者猶云寡君須矣彼前行之人方止而待我

我當適行○就之學如不及之意也王念孫曰學曰疑當作學

者謂學者或遲或速或先或後皆可同至也規下今本者作曰

高者脫其半耳楊云學曰謂爲學者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

傳此言也此不得其解而爲之詞

胡爲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踟步而不休跛隨千里累土而不

輟丘山崇成○盧文弨曰兩而字宋本有元刻無此下俗間本有重意一段引老子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四句係

後人妄竊入書內又有所謂互注者特少異其名耳皆取

它書語近似者注其下並非楊氏本文今一概削去之厭其

源開其瀆江河可竭厭塞也音一涉反瀆水竇也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

不致言不齊故不能致道路也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隨之與六驥

足哉然而跛隨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爲之或不爲爾

○謝本從虛校作或不爲之耳盧文弨曰宋本作或不爲爾王念孫曰呂錢本並作或不爲爾盧從元刻於本爲下增之字爾改耳案下句無之字者蒙上而省也羣書治要亦無之字耳爾古字通當從宋本先謙案王說是今改正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

入不遠矣多暇日謂怠惰出入謂道路所至也○郝懿行曰爲善惟日不足多暇日者遊閒不事事也出入疑當作

出人言不能出人前也王念孫曰出入當爲出人言爲學而多

暇日則或作或輟其出人必不遠也王念孫曰出入當爲出人言爲學而多暇日則或作或輟其出人必不遠也

引此已誤韓詩外傳曰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日

多者此誤韓詩外傳曰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日

邇下宋台州本提行分段謝本原刻同浙局本誤連上今正

好法而行士也好法而能行則謂之士上事也謂能治其事也

台州本提行今篤志而體君子也厚其志而知大體者也○王

從之別爲一段念孫曰爾雅篤固也觀觀

體讀爲履篤志而體謂固其志以履道非謂厚其志而知大體

也衛風氓篇體無咎言韓詩體作履坊記引詩亦作履管子內

業篇戴大圖而履大方心術齊明而不竭聖人也齊謂無偏無

篇履作體是履體古字通

窮也書曰成湯克齊聖廣淵○王引之曰齊者智慮之敏也故以齊明連文楊說失之說見毛詩述問小雅人之齊聖下

人無法則假假然假假無所適貌言不知所措有法而無志其

義則渠渠然渠讀爲連占字渠達通渠渠不寬秦之貌志識也

猶瞿瞿齊風傳云瞿瞿無守之貌楊注失之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深其類

深知統類溫溫有潤澤之貌舉類君子所難故屢言之也○先謙案凡荀書法類並言者解依勸學篇

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

知禮之爲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

師也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行不違禮言不違師則

與聖人無異言師法之效如此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無師謂不以師爲師

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安

無爲也舍除也除亂安之人孰肯爲此也○王念孫曰舍亂安無爲言所爲皆亂安耳楊說非故學也者

禮法也夫師以身爲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爲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爲

貴也禮或爲體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詩大雅皇矣之篇引此以喻師法昭

合天道如文王雖未知已順天之法則也

端慤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悌同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

可以爲君子者矣則既好學遜敏又有鈞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爲君子矣或有鈞無上四字衍耳

○俞樾曰有鈞無上謂但有與之齊等無更在其上者也故謂之君子楊注非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

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憚事皆謂懦弱怠惰畏勞苦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

險賊而不弟焉韓侍郎云惕與蕩同字作心退易謂放蕩兇悍也則可謂不詳少者矣

雖陷刑戮可也詳當爲祥○盧文弨曰案二字古通用先謙案不詳少承上惡少言之謂少年而不詳者猶言

不祥人矣知其老老而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爲老而尊敬之也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者天

將陷刑戮也下之大老是天下之父也其父歸之其子不窮窮而通者積焉

焉往矣○盧文弨曰大老宋本作達老

窮者則寬而容之不迫盛以苛政謂惠恤鰥寡窮置也積墳委也既然則通者歸亦多矣覆巢毀卵則鳳凰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游義與此同。俞樾曰楊注非也窮通以賢不肖言孔晁注周書常訓篇曰窮謂不肖之人是也不窮窮者不强人以所不知不能中庸所謂矜不能也若以窮爲鰥寡則通者豈不鰥寡之謂乎非十二子篇曰聰明聖知不以窮人卽可說此文不窮窮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行乎冥冥謂行之義知施乎無報謂施不務報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之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俞樾曰人有此三行則君子矣小過或有之安有大過乎過當爲禍漢書公孫宏傳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史記過作禍是過與禍通遂成也言雖有大禍天必不成之也楊注大災二字正可以釋正文之大過特不知過爲禍之假字故不得其解耳

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

謝本從盧校作遠思盧文弼曰遠思疑當是遠患王念孫曰

呂錢本作遠害先謙案宋台州本亦作害又君子下台州本提行分段謝本原刻同浙局本誤連上今並正之其避辱

也懼其行道理也勇

○王引之曰懼者怯也故與勇對文呂氏春秋知度篇工拙愚智勇懼亦以懼對勇

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情勞勸而容貌

不枯○王念孫曰枯讀爲枯天疏注書機後韓詩外傳文枯言君子雖安燕而血氣不懈情雖勞勸而容貌不枯

不枯○王念孫曰枯讀爲枯天疏注書機後韓詩外傳文枯言君子雖安燕而血氣不懈情雖勞勸而容貌不枯

不枯○王念孫曰枯讀爲枯天疏注書機後韓詩外傳文枯言君子雖安燕而血氣不懈情雖勞勸而容貌不枯

不枯○王念孫曰枯讀爲枯天疏注書機後韓詩外傳文枯言君子雖安燕而血氣不懈情雖勞勸而容貌不枯

不枯○王念孫曰枯讀爲枯天疏注書機後韓詩外傳文枯言君子雖安燕而血氣不懈情雖勞勸而容貌不枯

不枯○王念孫曰枯讀爲枯天疏注書機後韓詩外傳文枯言君子雖安燕而血氣不懈情雖勞勸而容貌不枯

不枯○王念孫曰枯讀爲枯天疏注書機後韓詩外傳文枯言君子雖安燕而血氣不懈情雖勞勸而容貌不枯

不枯○王念孫曰枯讀爲枯天疏注書機後韓詩外傳文枯言君子雖安燕而血氣不懈情雖勞勸而容貌不枯

不枯○王念孫曰枯讀爲枯天疏注書機後韓詩外傳文枯言君子雖安燕而血氣不懈情雖勞勸而容貌不枯

不枯○王念孫曰枯讀爲枯天疏注書機後韓詩外傳文枯言君子雖安燕而血氣不懈情雖勞勸而容貌不枯

不枯○王念孫曰枯讀爲枯天疏注書機後韓詩外傳文枯言君子雖安燕而血氣不懈情雖勞勸而容貌不枯

禮賦云非絲非帛文理成章凡荀子書言文理者皆謂禮也故
曰安燕而血氣不情東理也謂東勞勅而容貌不悖好文也
先謙案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以公滅私故書曰無
王謂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賞罰得中也

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義

勝私欲也

書洪範之辭也

荀子卷第一

荀子卷第二

唐登仕郎守大理評事楊 倞

臣王先謙集解

不苟篇第三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行如字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

爲貴

當訓合禮義也當丁浪反

故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

狄能之

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沈於河莊子音義曰殷時人韓詩外傳曰申徒狄將自投於河崔嘉開而止

之不從

盧文弼曰宋本正文負石上有故懷二字案文不當

有或負字本有作故懷二字者校者注異同於旁因誤入正文

耳王念孫曰案呂錢本並有故懷二字是也故字乃總冒下文

之詞懷負石而赴河者負抱也觀納樞賦謂謂抱石於懷中而

赴河也韓詩外傳曰中徒狄抱石而沈於河是其證鄭陽獄中

上梁王書徐衍負石入海亦謂抱石也盧未曉負字之義而誤

以爲負膽之負故以懷字爲不當有而竝刪故字劉台拱曰案

服虔漢書注亦曰殷之末世介士也高誘說山訓注亦曰殷末

人然外傳及新序並載申徒狄事其答崔嘉有吳殺子胥陳殺
泄治語據此言之則非殷時人先謙案謝本從盧校刪故懷二
字今案王說是然則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

仍從宋本增入然則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禮義之中時
則行不必枯槁赴淵也揚子雲非屈原曰君子遭時則大行不

遇則龍蛇何必沈身○盧文弨曰案注不遇下一本有時字子
雲語見本傳

此約取之山淵平天地比與澤平音義曰以平地比天則地
卑於天若以宇宙之高則似天地皆卑天地皆卑則山與澤平

矣或曰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比相
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泉則天亦下故

曰天地比地去天遠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盧文弨曰張湛
注列子云地之上皆齊秦襲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

天也意亦與此同齊秦襲襲合也齊在東秦在西相去甚遠
亦可合為入乎耳出乎口山有耳口也凡呼於一山眾山皆應

一國也入乎耳出乎口山有耳口也凡呼於一山眾山皆應
是山聞人聲而應之故曰入乎耳出乎口或曰山能吐納鈞有

雲霧是有口也○盧文弨曰注未句宋本作是以有口訛鈞有
須未詳自齊秦襲入乎耳出乎口鈞有須皆淺學所未見或曰

也莊子音義云夫萬物無定形形無定稱在上為首在下為尾
世人謂右行曲波為尾今丁子二字雖左行曲波亦是尾也○

俞樾曰鈎疑姁之誤字說文女部姁婦也姁無須面謂之有須故曰說之難持者也思氏棟校本引大元經婦人唵鈎為說謂鈎音拘與須音相近唵鈎者須出乎口也案大元迎次四裳有衣襦男子曰珠婦人唵鈎范望及溫公集注並無婦人須出乎口之說且謂鈎與須音近則唵鈎即唵須也以說此文是為須有須矣豈可通乎今讀鈎為姁亦即惠氏之意而說似較安

卵有毛

司馬彪曰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雞鵲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

曰卵有毛也

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

皆異端曲說故曰難

持惠施梁相與莊子同時其書五車其道舛駁鄧析鄭大夫劉向云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數難子產為政子產執而戮之案左氏傳鄭駟歇殺鄧析而用其竹刑而云然

子產戮之恐誤也

盧文弨曰正文能之俗本作能精之

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

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

吟口吟咏長在人

凶貪○盧文弨曰見說苑說叢篇案韓詩外傳三亦作吟口與此同郝懿行曰案吟口說苑作凶貪此本必作貪凶轉寫形誤遂為吟口楊氏據誤本作注不知其不可通耳韓詩外傳誤與此同可知此本相傳已久楊氏所以深信不疑俞樾曰吟蓋吟

之段字黔口卽黔喙周易說卦傳爲黔喙之屬釋文引鄭注曰
謂虎豹之屬貪冒之類然則盜跖黔口乃以虎豹擬之正論篇
所謂禽獸行虎狼貪也先謙案後漢梁冀傳口吟舌言章懷注
謂語吃不能明了吟口當與口吟同義盜跖吟口三句與揚雄
解嘲孟軻雖連蹇蹇蹇謂猶爲萬乘師文意近似諸說皆非
故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

苟察名不貴苟傳

○唐文弼曰苟傳與上文同俗間本作苟得非案外傳亦作苟傳

唯其當之

爲貴詩曰物其有矣唯其時矣此之謂也

詩小雅魚麗之篇言雖有物亦須得其時

以喻當之爲貴也

君子易知而難狎

坦蕩蕩故易知不比黨故難狎○郝懿行曰韓詩外傳二知作和於義較長此形譌王念

孫曰案外傳是也和與狎義相近懼與脅義相近故曰易和而難狎易懼而難脅今本和作知則於義遠矣俞樾曰案外傳作和字之誤也知者接也墨子經篇曰知接也古謂相交接曰知故後漢書宋宏傳貧賤之交不可忘羣書治要作貧賤之知是知有交接之義易知而難狎謂易接而難狎也詩芄蘭篇首章曰能不我知次章曰能不我甲毛傳訓甲爲狎蓋首章言不與我交接次章言不與我狎習也說詳羣經平議荀子以知狎易對文正本乎詩韓嬰改知爲和失之王氏謂當從外傳非也

易

懼而難脅

小心而志不可奪也

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

心以非

則捨

交親而不比

親謂仁恩比謂羣狎

言辯而不辭

辯足以明事不至於

詩外傳二解作亂其義較長此彰譌王念孫曰

不辭當作不亂楊加駢字以釋之其失也迂矣

蕩蕩乎其有以

殊於世也

與俗人有異

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

易直以開道人

道與導同

不能則恭敬綽綽以畏事人

綽與撝同綽與黜同謂自

撝節

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

溢

不能則妬嫉怨誹以傾

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

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

分異也如字

君子寬而不侵

侵與侵同急情也

廉而不剝

廉枝也說文云剝利傷也但有廉隅不至於刃傷也

。虛文邪曰注刃傷疑是

辯而不爭察而不激

但明察而寡立不激切也

○盧文弨
曰宋本各

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慙

○郝懿行曰屈伸當作詘信荀

從若滿堂當其伸也剛強猛毅靡所不信備彈其屈與伸以義
知當曲直曲直卽屈伸又引詩言君子左宜右有然後總結之
云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臨誡會荀子之文往
往反復申明欲令辭必達意不遺重錄爲使人易曉也剛強

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

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於曲直也。俞樾曰變讀爲辯周
易文言曰由辯之不早辯也釋文曰辯苟作變體記也王

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注曰髮當爲辨是變與辨古通辨之言
編也儀禮鄉飲酒禮眾賓辨有脯醢燕禮大夫辨受酬鄭注

云今文辨作徧是其證也變與辨通則亦可借爲徧以義變應者以義徧應也下文引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也

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左宜右有正以義徧應之謂楊注曰以義隨變而應增字以成其說失其旨矣君道

篇曰竝遇變應而不窮變與竝對文可知變之爲徧也致士篇
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義與此同旣諫案此文變應與非出需

效王制君道諸篇言應變者不同卽儒效富國二篇事變得應
事變失應君道篇應待萬變與此義亦異以義變應者以義變
通應事也義本無定隨所應爲通變故曰變應孔子言無適無
莫義之與此孟子言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正以義變
應之謂易繫辭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入神變也致用應也下言
以義屈伸變應增屈伸二字而變應之義愈顯不必如俞說改
讀至君道篇之變應宋本作變態此元刻誤文又不足取以爲證矣
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
之右之君子有之此言君子能以義屈信變應故也詩小雅裳
裳者華之
篇以能應變故左右無不得宜也。
盧文弨曰此言君子下一本有之字

君子小人之反也

與小人相反。盧文弨曰此段
舊不提行今案當別爲一節

君子大心則

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

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盧文弨
曰正文則天而道韓詩外傳四作卽

敬天而道王念孫曰天而道三字文義不明當依韓
詩外傳作敬天而道與畏義而節對文楊注失之

知則明通

而類類謂知

愚則端慤而法

愚謂無機智也
法謂守法度也

見由則恭而止

由

也止謂不放縱也或曰
止禮也言恭而有禮也

見閉則敬而齊

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
齊謂自齊整而不怨也

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

皆當其理。謝本從盧校作憂則靜而違盧文。昭曰：外傳四作喜即和而

治憂即靜而違此作和而理。避時諱下句舊本俱作靜而理。當由誤會注文耳。今從外傳改正。劉台拱曰：案注云皆當其理則

楊氏所據本兩句竝是理字。盧據外傳改下理字作違。易曰：樂

則行之憂則違之。此違字所本。然易言出處此言性情義各有當。外傳引荀頗多改竄。恐不得徑據彼以易此也。又仲尼篇云

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與此文義略同。彼注云：理

謂不失其道。和而理謂不充屈靜而理謂不阻撓也。亦竝是理

字。則不當依外傳作違。明矣。竊疑荀子本文上句作治下句作

理。唐初避諱凡治字悉改作理。中葉以後又復回改作治。惟此

兩處文義相混。校書者不能定其孰為本文。故仍而不革。楊氏

作注時未能審正而從為之辭耳。今上句依外傳作和而治下

句作靜而理。庶幾得之。仲尼篇放此。王念孫曰：宋呂錢本竝作

兩理字。劉說甚允。先謙案：通則文而明有文而窮則約而詳。隱

劉王說是。今改從宋本。彰明也。窮則約而詳。隱

而詳明。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以邪諂事

其道也。文昭曰：宋本淫上有流字。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利不知

今案元刻及外傳俱無。止也。郝懿行曰：漸與潛同。此言小人知則攫盜而潛深不敢發也。愚則毒賊而為

亂不知懼也。語意甚明。荀書多以漸為潛。楊氏不知例以漸進

爲訓而不顧其安如此注亦以漸爲進則難通矣王引之曰漸
詐欺也小人之智則攫盜而已矣詐欺而已矣議兵篇曰招近
募選隆欽詐尙功利是漸之也正論篇曰上幽險則下漸詐矣
聯翩滿聲疑又謂義竝與此同呂刑曰民興胥漸言小民方興
相爲詐欺也之說則義竝與此同呂刑曰民興胥漸言小民方興
知其傳久矣先是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也愚而見由則兌而倨見說
謙案王說是無畏忌也見由則兌而倨見說
喜於微幸而倨傲也○先謙案兌與見閉則怨而險怨上而喜
銳同謂捷利也楊注非說見脩身篇見閉則怨而險險賊也喜
則輕而鄙輕謂輕佻失據鄙小能也言小人之喜輕佻如小憂
則挫而懾通則驕而偏偏頗窮則弃而僂弃自弃也僂當爲濕
無僂字韓詩外傳作弃而累也○郝懿行曰玉篇僂五甘切不
慧也廣韻五紺切云僂僂龍龕手鐸一云僂五盍反僂僂不著
事也僂他盍反僂僂僂劣也又音僂不謹貌也然則諸義皆與
此近此言小人窮則卑弃失志不能自振往往如此楊氏未見
玉篇廣韻故云字書無僂字又云僂當爲濕並非韓詩外傳四
僂作累恐亦字形之譌累與濕皆俗字濕當作溼累當作累與
此字形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

音義遠

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耶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也

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則國亂將弗治與

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

也據舊亂而治之也荀子安人汙而修之者

案多為語助與此不同也人汙而修之者

修當讀為滌周官司尊彝職曰凡酒修酌鄭注曰修讀如滌濯

之滌是其證也滌從條聲條從攸聲修亦從攸聲聲同之字故

以修與汙對文並當讀為滌非案汙而修之之謂也去汙而易

之以修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汙而非修汙也治之為名猶曰

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

絜修整也謂不煩雜○盧文弨曰

身先謙案外傳作身是也絜其身善其言對文若作辯則與言

複絜辯二字亦不詞荀子原文自作絜其身傳寫誤辯下文故

新浴云云正中言絜身之義楊注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

謂不煩雜似所見本已誤為辯矣言善

千里之外應之故馬鳴而馬應之○盧文弨曰外傳此下尚有牛鳴而牛應之六字非知也其

執然也知音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言潔其身

者惟外物之汙也猶賢者必不受不善人之汙者也其誰能以己之漁漁受人之域域者

哉漁漁明察之貌漁盡謂窮盡明於事易曰窮理盡性域當為惑域域悟也楚詞曰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悟悟者乎漁

子誦反○盧文弨曰案漁盡也本說文此脫也字郝懿行曰韓詩外傳一作莫能以己之皤皤容人之混汚然皤與漁古音同

混汚與域域音又相轉此皆假借字耳楚詞作察察汝汝當是也又案上云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亦與楚詞同先

謙案焦爵雙聲故從焦從爵之字相通假而義皆訓盡如唯之與皤皤雙聲故從皤從皤之字相通假而義皆訓盡如唯之

汲汲本音為書則無絛字益惑亦作絛遂轉寫為絛耳儒效篇

惑楊說是也字書無絛字益惑亦作絛遂轉寫為絛耳儒效篇云無所擬焦楊注焦與作同

惑之為絛猶作之為焦矣

君子養心莫善於誠無姦詐則心常安也○劉台拱曰誠者君子所以成始而成終也誠其意是也以成終則中庸之至誠無息是也此致誠則無它

言養心莫善於誠即誠意之事故下文亦言慎獨

事矣致極也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王念孫曰君子非仁不

守非義不行故曰無它事下文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

是其明證揚說非先謙案王說是羣書治要引作致誠無它唯

仁之守唯義之行則數字而諸意倍顯是唐人解此文與楊注

異唯仁之爲守唯義之爲行致其誠誠心守仁則形形則神

則能化矣誠心守於仁愛則必形見於外則下誠心行義則理

理則明明則能變矣義行則事有條理明而易人變化代興謂

之天德既能變化則德同於天馴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

生冬落則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

爲變也而百姓期焉期謂知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至極也天地四

此者由極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

其誠所致然不言而人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人所以順命如此者由

自喻其意也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人亦不違

之也。郝懿行曰此語甚精楊氏不得其解而以謹慎其獨爲

訓今正之云獨者人之所不見也慎者誠也誠者實也心不實則所謂獨者不可見勸學篇云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此惟精專沈默心如槁木死灰而後髮鬚遇焉口不能言人亦不能傳故曰獨也又曰不獨則不形者形非形於外也錫注形即形此獨也又曰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三句皆由獨中推出此方是見於外之事而其上說天地四時云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說君子至德云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順命謂順天地四時之命楊雄言化工默運自然而極其誠君子感人嘿然而人自喻惟此順命以慎其獨而已推尋上下文義慎當訓誠據釋詁云慎誠也非慎訓謹之謂中庸慎獨與此義別楊注不援爾雅為釋大學兩言慎獨慎字古義訓誠詩凡四見毛鄭俱依爾雅為釋大學兩言慎獨皆在誠意篇中其義亦與詩同惟中庸以戒慎慎獨為言此別義乃今義也苟書多古義古音楊注未了往往釋以今義讀以今音每致外誤此其一也餘不悉舉王念孫曰中庸之慎獨慎字亦當訓為誠非上文戒慎之謂慎也呼應慎字與慎獨慎字亦當訓為誠非上文戒慎之謂慎也呼應慎字與慎獨慎字亦當訓為誠非上文戒慎之謂慎也呼應慎字與慎獨

曰君子必誠其意禮器中庸大善之爲道者不誠則不獨無至

學荀子之慎獨其義一而已矣誠則

不能慎不獨則不形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亦不能形見於外

其獨也俞樾曰上文云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之

爲守唯義之爲行所謂獨者卽無它事之謂唯仁唯義故無它

事無它事是謂獨故曰不誠則不獨不獨則不形言不能誠實

則不能專一於內不能專一則不能形見於不形則雖作於心

外楊氏未達獨字之旨故所解均未得也

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若如也無至誠故雖

雖強使之從亦必疑之也○王念孫曰若猶然也言雖出令民

猶然未從非謂猶如未從也古謂猶然爲猶若說見釋詞若字

下天地爲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爲知矣不誠則不能

化萬民父子爲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爲尊矣不誠則卑卑謂不

尊爲在下

所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

所止也唯其所止至誠則以類自至謂天地誠則能化

萬物聖人誠則能化萬民父子誠則親君上誠則尊也操之則

得之舍之則失之操持至誠也而得之則易

持輕舉也詩曰德輶如毛

則獨行

舉至誠而不難則

獨行而不舍則濟矣

至誠在平不已

濟而材

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

既濟則材性自盡長遷不反其初謂中道不廢也

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

何邪則操術然也

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所持之術如此也故

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

人情不相遠

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

王之道後王是也

後王當今之上言後王之道與百王不殊行堯舜則是亦堯舜也

君子審後

王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

端玄端朝服也端拜猶言端拱言君子審後王

所宜施行之道而以百王之前比之若服玄端拜揖而議言其從容不勞也時人多言後世澆醜難以爲治故荀明之○郝懿

行曰端疑振書端書之端端者正也謂正容拜議非必衣元端也

也注言端拱又言元端二義似歧王念孫曰古無拜而議事之禮且端拜二字義不相屬拜當爲拜拜今拱字也故攷攷端拜

即楊注所云從容不勞也楊云端拜猶言端拱近之乃推禮義又云拜揖而議則未知拜爲拜之謬耳先謙案王說是

之統公是非之分

上分照字下扶問反分之使當其分

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眾

若使一人故操彌約而事彌大

約少也得其宗主也

五寸之矩盡天下之

方也

矩正方之器也。郝懿行曰苟意當以句股法開方而言故以五寸盡之言操彌約也

故君子不下

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

舉皆也。盧文弨曰正文堂字上宋本有

王字今從元刻刪王念孫曰室非衍字也內則曰麗婦室堂書中言室堂者多矣君子不下室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猶老子言不出戶知天下也元本無室字者後人以意刪之耳羣書

治要引此有室字錢本世德堂本同先謙案謝本從盧校今依

王說改從宋本

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上則能尊

君下則能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辨若是則可謂通士矣

物有至則

能應之事有疑則能辨之通者不滯之謂也。王念孫曰辨者治也謂事起而能治之非謂事有疑而能辨之也說文辨治也

昭元年左傳主齊盟者誰能辨焉杜注與說文同王霸篇儒者為之必將曲辨楊注曰辨治也字或作辨議兵篇城郭不辨注

曰辨治也合言之則曰治辨儒效篇曰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之極也王霸篇曰有加治辨疆固之道焉柏蘇賦又曰禮者治辨之極也或作治辨榮辱篇曰君子修正治辨正論篇曰上宣明則下治辨矣禮論篇曰君者治辨之主也以上凡言治辨者皆兩字同義倒言之則曰辨治小雅采芣傳曰平平辨與辨同韓詩外傳作辨治成相篇辨治上下不下比以閭上不

上同以疾下同苟合於上成相篇云愚而上同國必禍分爭於中不以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私害之則可謂公正之

也士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不怨君而違悖也○郝懿行曰悖者倍之假借字倍訓反

與背同王引之曰悖讀若勃與背同王引之曰悖讀若勃雖不知而不怨君也仲尼篇曰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是也方

言倖慙也廣雅曰勃慙也倖怨慙恨也悖倖勃字異而義同悖

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受祿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

則可謂直士矣不矜其長不掩其短但任直道而竭盡其情也

郝懿行曰情實也竭舉也言短長皆以實傳

說不加文飾所以為直士王念孫曰郝說是也說文揭負舉也揭高舉也廣雅揭舉也禮運釋文竭木亦作揭是揭竭古字通

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庸常也謂言常信行常慎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

所獨甚法效也畏效流移之俗又不敢以其所獨善而甚過人謂不敢獨為君子也王念孫曰甚當為是言不從流

俗而亦不敢用其所獨是也隸書甚字作甚是字作是二形相似故是譌為甚荀子賦篇娛母力父是之喜楚策是之喜譌作

甚喜之韓詩外傳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易云能來急時辭也是故稱之日月也說苑辨物篇作其焉故稱日月

也漢書司馬相如傳閑雖甚都史記甚作是說文若是則可謂

是少也從是少今俗作渺皆其證也楊注非

慤士矣端慤不貳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利之所

意求之。僉從曰文選孫子制詩傾城遠追送李善注傾猶盡也無所不傾即無所不盡楊注非若是則可謂

小人矣

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多窮塞也誠信生神誠信至則通於神明

中庸曰至誠如神夸誕生惑矜夸妄誕則貪惑於物也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

所以分也

所以分賢愚也

欲惡取舍之權

舉下事也

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

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

權所以平輕重

者孰其也猶成孰也

然後定其欲惡取舍

○顧千里曰案欲惡取舍之權疑當作欲惡利害句取舍之權

句脫利害二字然後定其欲惡取舍疑當作然後定其取舍衍欲惡二字榮辱篇其定取舍格優上下文皆即此義明甚楊注

已脫衍非也

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

偏謂見其一隅

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

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

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

賢人欲惡之不必異於眾人也○盧文弨曰正文首疑當有人之所欲者吾亦

欲之八字注賢人欲惡之下疑脫一字王念孫曰案盧以注云賢人欲惡不必異於眾人故疑正文當有人之所欲者云云也

不知注言欲惡不異者加一欲字以通其義非正文所有也下文皆言惡不言欲是其證

夫富貴者則類傲

之富貴之類不論是非皆做之也。先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見
謙案荀書用夫字俱訓彼宅篇並同。夫貧賤者則求柔之見
賤者皆柔屈就之也。俞樾曰注不釋求字禮記曲禮篇曰君
子行禮不求變俗鄭注曰求猶務也求柔之猶言務柔之矣
是非仁人之情也。俞樾曰仁字衍上文蓋言遇富貴者率傲
上文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相應上文泛言人則此文亦不當
言仁人後人因下云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晚世者也故於上句
加仁字以對下姦字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晚世者也險莫大焉
而不知其義之非耳。是姦人將以盜名於晚世者也險莫大焉
姦人盜富貴貧賤之名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鮒不如盜
於昏闇之世晚與暗同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鮒不如盜
也。田仲齊人處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為人灌園號曰於陵仲
子史鮒衛大夫字子魚賣直也。盧文弨曰田與陳古多通
用郝懿行曰陳仲之廉史鮒之直雖未必合於中行衡之末俗
固可以激濁流揚清波荀之此論將無苛歟夫名生於不足盜
生於有欲盜不可有名不可無程子有言古之學者為己今之
學者為人古之仕者為人今之仕者為己推此而論夫苟行以
實心錢穀兵刑何非為己假令心本近名割股廬墓豈非為
人然則荀卿此論蓋欲鍼砭於流俗而非持論於衡平矣

榮辱篇第四

橋泄者人之殃也

泄與嫖同嫖也殃或為殃○謝本從盧校作橋泄盧文昭曰橋元刻作橋劉台拱曰橋當

從元刻作橋王念孫曰呂錢本亦作橋橋泄即驕秦之異文荀

子他篇或作汰或作扶或作泰皆同古字世大通用大室亦為

世室大子亦為世子子大叔亦為世叔漏泄之泄古多與外大

害敗等字為韻聲與泰亦相近也賈子曰簡泄不可以得士亦

以泄為汰先謙案劉王說恭儉者僻五兵也

是今改從呂錢本元刻文有僻字僻妻也

與此義不同僻防正反○盧文昭曰五兵元刻與俗間本俱作

五六今從宋本先謙案僻當為併疆國篇併己之私欲君道篇

併耳目之樂併皆讀屏是荷書例以併為屏也此言屏卻五

兵其文亦必作併妄人誤加尸為併耳五兵說見儒效篇雖

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

言入人深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

○王念孫曰傷人之言之本作以謂以言傷人之則與下句不甚費注矣非相篇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

勸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吟辯則非辭謀作樂於鐘

鼓琴瑟三以字與此文同一例藝文類聚人部故薄薄之地不

三太平御覽兵部八十四引此並作傷人以言故薄薄之地不

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

薄薄謂旁薄廣大之貌危足側

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由以言害身也

○盧文弨曰正文危足無所履者下宋本有也字今據元刻去

之與巨涂則讓小涂則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殆近也凡行前

注台者亦後之義謂行於道涂大道並行則讓之小道可單行則後

之若能用意如此雖欲為不謹敬若有物制而不使之者儒行

曰道涂不爭險易之利○王念孫曰楊說迂回而不可通余謂

殆讀為待言共行於道涂大道可並行則讓之小道只可單行

則待其人過乃行也作殆者假借字耳俞樾曰讓當讀為擾攘

之擾說文女部嫌煩擾也經典無嫌字多以擾為之禮記曲禮

篇鄭注曰攘古讓字故此又以讓為之也文選舞賦擾攘就駕

李善引埤蒼曰攘疾行貌巨涂人所共行故擾攘而不止小涂

人所罕由故危殆而不安是涂無巨小皆不可不

謹故曰雖欲不謹若云不使也先謙案俞說是

快快而亡者怒也肆其快意而亡由於忿怒也○先謙案快快

快人有快則法度壞楊注云人有肆意是快猶肆也快快與有

快同義肆意而亡其身者由怒害之下文所謂行其少頃之怒

而喪終身之軀矣察察而殘者忮也至明察而見傷殘者博而窮者訾

也言詞辯博而見窮蹙清之而俞濁者口也欲求其清而俞濁

者由於好毀訾也者在口說之過謂

言過其實也或曰絮其身則自清也但能口
說斯愈濁也俞讀爲愈○先謙案或說是 拳之而愈瘠者交

也所交接非其道則必有患難雖食芻豢而更瘠也故上篇云

日拳養之而愈瘠也此言小人之交故下文以小人總 辯而不

結之好交乃好文之誤說見上篇楊引以證本文非 辯而不

說者爭也不說不爲人所稱說或讀爲悅○王念孫曰後說是

也高誘注曰說釋也斯得之矣辯而不說謂辯而 直立而不見

人不解說由其好與人爭而不能委曲以曉人也 直立而不見

知者勝也直立謂己直人曲 廉而不見貴者 劓也制傷也刻己

道故不見貴也○王念孫曰廉而劓謂有廉隅而傷人也如此

則人不貴之矣不苟篇注云廉稜也劓利傷也較此注爲勝

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 信而不見敬者好剗行

也剗與專同專行謂不度是 此小人之所務而君子之所不爲

也非好復言如白公者也 闕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

喪終身之軀然且爲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

戮然且爲之是忘其親也

蓋當時禁闔殺人之法戮及親戚尸子曰非人君之用兵也以爲民傷闔

則以親戚徇一言而不顧之也

君上之所惡也刑法之所大禁也然且爲之是

忘其君也憂忘其身

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或曰當爲下忘其身誤爲夏又夏轉誤

爲憂字耳。王念孫曰案後說爲長

內忘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舍也

盧

文昭曰俗本舍作赦今從宋本

聖王之所不畜也乳毚觸虎

蓋衛其子當時有先謙案觸虎者

此語耳

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人也

盧文昭曰人也各本作小人今從宋本先謙案人

也二字下屬爲句

憂忘其身內忘其親上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毚

之不若也凡闕者必自以爲是而以人爲非也已誠是也人誠

非也則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

忘其身內以忘其親上以忘其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

以狐父之戈鏹牛矢也

時人舊有此語喻以貴而用於賤也狐父地名史記伍被曰吳王兵敗於狐父

徐廣曰梁碭之間也蓋其地出名戈其說未聞管子曰蚩尤爲

雍狐之戟狐父之戈豈近此邪鏹刺也之欲反故良鏹謂之鏹

鏹亦取其利也或讀斷爲斫。郝懿行曰斫斫音讀不同斷雖

訓斫而不讀爲斫也玉篇斫或作鏹與斫音異不知楊氏何故

同之正文又無斫字此注將以爲智邪則愚莫大焉將以爲利

當有脫誤鏹訓刺亦未聞

邪則害莫大焉將以爲榮邪則辱莫大焉將以爲安邪則危莫

大焉人之有鬪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邪則不可聖王又誅

之屬託也我欲屬之鳥鼠禽獸邪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

多同視其形體則又人也其好惡人之有鬪何哉我甚醜之其

如此何

爲鬪也

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

狗彘勇於求食賈盜勇於求財賈音古

有小人

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

小人勇於暴士君子勇於義言人有此數勇也

爭飲食無廉恥

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眾彊悻悻然唯利飲食之見是猶彘

之勇也

辟讀為避悻悻愛欲之貌方言云牟愛也宋魯之間曰牟王引之曰飲食上木無利字唯飲食之見言猶彘

唯見有飲食也下文悻悻然唯利之見與此文同一為事利事

及利也為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悻悻然唯利之

見是賈盜之勇也

振動也戾乖背也春秋公羊傳曰葵邱之會桓公振而矜之何休云亢陽之貌也○王引

之曰振當為很字之誤也果敢而很猛貪而戾二句一輕死而意相承故廣雅曰戾很也若振則非其類矣楊注非

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

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撓是士君子之勇也

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

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俞樾曰此本作重死而持義不撓故楊注曰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撓曲以苟

生也是楊氏所據本而字在持義之上

鯀鮪者浮陽之魚也

鯀鮪魚名浮陽謂此魚好浮於水上就陽也今字書無鮪字蓋當為鮪說文云即鮪

鮪鮪鮪字蓋鮪魚一名鮪鮪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鮪魚
 出遊是亦浮陽之義或曰浮陽勃海縣名也鮪音稠鮪布未反
 〇郝懿行曰鮪不成字鮪非魚名疑當為鮪俗書體或作休然
 則鮪鮪即鮪鮪矣王念孫曰衛風碩人篇鮪鮪發發說文作鮪
 鮪則鮪非魚名且鮪魚亦無鮪鮪之名楊說非也竊疑鮪為鮪
 字之誤爾雅云鮪鮪鮪即鮪之異名則鮪鮪為二魚也隸書不
 字或作不觀鮪鮪本字或作本**鮪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與
 鮪鮪鮪二形相似故鮪誤為鮪與**鮪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與
 鮪同揚子雲方言云鮪去也齊趙之德語去於沙謂失水去在
 沙上也莊子有**鮪**篇亦取去之義也〇盧文弨曰案方言社
 作**法**王引之曰魚去沙上不得謂之去於沙楊說非也案**鮪**當
 為俗字從人從谷從其聲不與玉篇俗渠戠切倦也集韻**鮪**方
 言倦也或作**鮪**或作**鮪**俗漢司馬相如子虛賦微**鮪**受**鮪**郭璞曰
 飢疲極也上林賦與其窮極倦**鮪**郭曰窮極倦**鮪**飢疲倦者也說
 文御微**鮪**受屈也**鮪**御與俗同窮極倦**鮪**其義一也廣雅
 曰困疲羸**鮪**也**鮪**御與俗同窮極倦**鮪**其義一也廣雅
 也困疲羸**鮪**也**鮪**御與俗同窮極倦**鮪**其義一也廣雅
 俗者窮困之謂言魚困於沙而思水則無及也隸書不旁或從
 篆作刀觀與月相似谷或作去**鮪**御與俗同窮極倦**鮪**其義一也廣雅
 賦曰**鮪**以九疑注曰**鮪**開也因山谷以遮**鮪**也**鮪**於沙義亦同
 此言遮關於沙而思水則無及矣下云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

矣。陸於沙挂於忠文義
一律先謙案俞說是

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

人亦猶魚也

自知

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

徒怨憤於人不自修者則窮迫無所出

怨天

者無志

有志之士但自修身遇與不遇皆歸於命故不怨天○

不知命而怨天故曰無識法行篇正伯怨天言無識橫彼
注云無識不知天命是也此注以志爲志氣之志失之失之

己反之人豈不迂乎哉

迂失也反。費人。也。王念孫曰。失與迂義不相近。古無此訓也。廣雅曰。迂遠也。

也反求

榮辱之大分

○盧文弨曰舊本不提行今案當分段

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

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

者常制於人

受制於人 是榮辱之大分也

其中雖未必皆然然其大分如此矣材慤者

常安利蕩悍者常危害

材。慈謂材性原慈也。蕩悍已解於修身篇。○汪中曰。材疑當作朴字之誤也。朴

慈與蕩悍安利與危害樂易與幽險壽長與夭折皆對文王念孫曰大戴記主言篇士信民敦工璞商慈女憧婦空空家語作士信民敦而俗樸懃懃男男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

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亦大率言憂險猶憂危謂中心憂危之也故與樂易對文下文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亦以心言之也周語云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樂易之有焉亦以險哀對樂易說見經義述聞周語

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亦大率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眾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取之道非其道所以敗之也。盧文

昭曰案注取之道常重一之字之也之字衍志意致修德行致厚智慮致明是天子

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政令法舉措時聽

斷公舉措時謂興力役不奪農時也。盧文昭曰元刻首句作政法令注首云當作政令法或曰政當為正多十一字今

從宋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則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

家也志行修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其職是士大夫之

所以取田邑也循法則度量刑辟圖籍度尺丈量斗斛則法之書左氏傳曰先王議事

以制不爲刑辟圖謂模寫土地之形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也○

盧文弨曰正文循元刻作修各本同今從宋本先謙案注刑法

之書上當有刑辟二字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若制父子相

傳以持王公也世傳法則所以保持王公言王公賴之以爲治者

則度量刑辟圖籍規上父子相傳以奉王公也廣是故三代雖

雅奉持也是持與奉同義楊以持爲保持未確

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先謙案君道篇云官人守數正論

篇云官人以爲守注官人守職事之官也王霸篇注官人列官

之人荀書每以官人百吏並言猶問官所云府史胥徒之屬耳

孝弟原慤鞠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

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鞠與拘同拘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謂速力

而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盧文弨曰淮南子主

術訓人之性莫貴於仁莫急於智兩者爲本而加之以勇力辨

慧捷疾劬錄正與此鞠錄疾力語相似鞠錄蓋勞身苦體之意

孝弟原慤以行言鞠錄疾力以事言楊訓爲拘錄非也郝懿行

曰原與原同原惡皆訓謹也輒與局同錄與遂同遂者行謹遂
遂也輒錄猶局促並疊韻字也君道篇作拘錄王引之曰敦比
皆治也魯頌閟宮箋云敦治也孟子公孫丑篇使虞敦匠事謂
治匠事也比讀為庀襄二十五年左傳子木使庀賦魯語子將
庀季氏之政焉韋杜注並云庀治也周官遂師庀其委積故書
庀為比鄭司農讀為庀大司馬比軍眾比或作庀是庀與比通
敦比其事業猶云治其事業耳彊國篇敦比於飾邪說文姦言
小事義與此同楊注以為精密躬親亦失之

為倚事

倚已解上倚事怪異之事

陶誕突盜

陶當為構杙之構頑器之貌突盜突不順也或曰陶留為逃隱

匿其情也○都斂行曰陶古讀如謠謠者毀也離騷云謠諑謂
予以善淫陶誕即謠諑謂好毀謗誇誕也突盜謂好侵突撥盜
也每二字為一義注似失之王念孫曰楊釋陶字之義未安余
謂陶讀為詭詭讀雙聲字詭亦誕也性惡篇曰其言也詭其
行也悖謂其言誕也即上所謂簡邪說文姦言也作陶者借字
耳輒從詭從陶之字多相通小爾雅詭姦也詭即陶之
陶誕比周以爭與汗漫突盜以爭地陶誕突盜四字義並與此
同

惕悍橋暴

惕與蕩同○都斂行曰橋即驕字經典俱借驕為橋耳此皆姦人邪說誠行之事

以偷生

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

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楷優是其所以危也

小人所以危亡由於計慮之失也楷

惡也謂不堅固也

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

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

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己也

○王念孫曰疾猶力也言力為

誕力為詐也上文云鞠錄疾力以較比其事業仲尼篇云疾力以申重之是疾與力同義臣道篇云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

言事上不力也呂氏春秋尊師篇疾諷誦高注云疾力也

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慮之

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

慮之難知謂人難測其姦詐行之難安言易顛覆也持之

難立謂難扶持之也○王念孫曰此言小人慮事不能知也蓋公生明私生暗小人之思慮不足以知事故曰慮之難知下文

行之難安持之難立與此文同一例

成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

其所惡焉

雖使姦詐得成亦必有禍無福○俞樾曰楊說非也尚書皋陶謨篇詠詔九成鄭注曰成猶終也古謂終

為成言終則必不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並以其終竟言之臣道篇曰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

成於尊君安國強國篇曰道德之威成乎安彊暴察之威成乎危弱在妄之威成乎滅亡諸成字並當訓終故君子

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也修正治

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

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不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

明不能隱謂人身死而名彌白白彰明也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

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矣願猶慕也賢人謂賢過於人也夫不知其與己無以

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謂所注意錯

同也○王念孫曰楊後說得之注錯二字同義廣雅措註置也措註即注錯是注錯同訓為置非注意錯履之謂也下文曰是

注錯習俗之節異也又曰在注錯習俗之所積耳辯辯辯辯辯

習俗注錯二字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為君

子之所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正也正而有美德者謂

之雅詩曰弁彼鸛斯歸飛提提鸛斯雅鳥也。○盧文弨曰楊引詩之意當以提提爲安舒之貌與魏風好人提提之義同鄭注禮記檀弓吉事欲其折折爾云折折安舒貌詩云好人提提蓋折折與提提音義同鳥之飛以安舒而得雅名故舉以爲况然亦太迂曲矣王引之曰雅詩爲夏夏謂中國也故與楚越對文儒效篇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其證古者夏雅二字互通故左傳齊大夫子雅韓子外傳說石篇作子夏楊云正而有美德謂之雅人詩如斟酌斯酌則與上二句不對矣

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

習俗謂所習風俗節限制之也。○盧

文弨曰注制下之字宋本有元刻無王念孫曰習俗雙聲字俗卽是習非謂所習風俗也說文俗習也廣雅周官大司徒注曰俗謂土地所生習也性惡篇曰上不循於亂世之君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不俗不習也賈誼格論又儒效篇習俗移志安久移質觀兩篇大略篇曰政教習俗相順而後行史記秦始皇紀宣省習俗漢書食貨志同巧拙而合習俗習俗二字皆上下平列先謙案節異猶言適異也非謂節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

而未必不危也汗慢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

慢當

漫亦汗也水冒物謂之漫莊子云北人無擇曰舜以其暴行汗漫我漫莫半反莊子又曰澶漫爲樂崔云淫衍也李云縱逸也

一日漫欺故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道語也怪謂非常之事取以自比也。

文昭曰元刻故下有日字宋本無又曰消語下當有也怪二字謝本無今增入注

凡人有所一同飢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是

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

黑美惡耳辨音聲清濁口辨酸鹹甘苦鼻辨芬芳腥臊骨體膚

理辨寒暑疾養膚理肌膚之文是又人之所常生而有也是無

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先謙案常字以文義求之不

常字此常字緣可以為堯禹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

農賈在執注錯習俗之所積耳以上文言注錯習俗證之則執

字為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

也王念孫曰案此二十三字涉上文而衍下文為堯禹則常

安桀為桀紂則常危等云云與上文在注錯習俗之所積句

緊相承接若加此二十三字則
隔斷上下語脈故知爲衍文 爲堯禹則常安榮爲桀跖則常

危辱爲堯禹則常愉佚爲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力爲此

而寡爲彼
○俞樾曰力乃多字之誤與寡對文成義下同 何也曰陋也
○言人不爲彼堯禹而爲此桀跖

由於性之固陋也 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修修之爲

待盡而後備者也
○變故患難事故也言堯禹起於憂患成於修飾由於待盡物理然後乃能備之孟子曰天

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窮餓其體膚空

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智生

於憂患死於安樂爲于僞反○俞樾曰修之二字衍起於變故

成乎修爲二語相對成文下文曰非孰修爲之君子莫之能知

也正以修爲二
字連文可證 人之生固小人
○先謙案生性字通用此卽性惡意 無師無法則

唯利之見耳人之生固小人又以遇亂世得亂俗是以小重小

也以亂得亂也君子非得執以臨之則無由得開內焉
○開小人之心而

內善 道也今是人之口腹安知禮義安知辭讓安知廉恥隅積
○言口腹無

所知隅一隅謂其分也積積習。王念孫曰今是猶言今夫也
說見釋詞是字下先謙案楊釋隅積之義未晰隅積與禮義辭
讓廉恥相配爲文皆人所不可不知者隅道之分見者也積道
之貫通者也解蔽篇云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
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以爲足而飾之惟孔子不蔽於成積此
卽隅積之義天論篇云萬物爲道一偏一物爲萬物一偏愚者
爲一物一偏而自以爲知道無知也荀子因時人蔽於一偏肆
爲曲說故作解蔽以明之此以隅積與禮義辭讓廉恥並舉亦
其義也亦明而唯鄉鄉而飽已矣

○先謙案楊讀鄉爲向故訓爲趨飲食貌但明是唯貌則鄉
鄉當是飽貌若解爲趨飲食貌文義不一律且趨飲食反在唯
嚼之後未免倒置楊說非也鄉當爲薌之消薌亦香字也重言
之則曰鄉鄉猶美之爲美美以饌饌苾苾之爲苾苾芬芬辭
正飽食人無師無法則其心正其口腹也

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爲睹則以至足爲
在此也俄而粲然有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瞶然視之曰此何
怪也

粲然精潔貌牛羊曰芻犬豕曰豢秦園也以穀食於園中
瞶然驚視貌與瞶同禮記曰故鳥不猶許聿反。盧文昭

曰宋本注作與賊同禮記曰故鳥不彼許事反賊或為彼與元刻微異彼臭之而無嫌於鼻又反

嫌當為嫌厭也苦廉反或下忝反○盧文弨曰案下忝元刻作胡簾郝慈行曰臭今作嗅嫌不足也與歎同言嗅之而無歎於

鼻與嘗之而甘於口句相離王念孫曰臭之而無嫌於鼻無衍字也嫌苦聲反快也

於口食之而安於體三句文同一例若嫌上有無字則與下文不合矣楊讀嫌為嫌而訓為厭

失之注說同先謙案王說較長嘗之而甘於口食之而安於體則莫不弃此而取彼矣今以夫先王之道仁義之統以相羣居

以相持養以相藩飾以相安固邪持養保養也藩飾藩蔽文飾也以夫桀跖之

道先謙案鄉射禮是其為相縣也幾直夫芻豢稻粱之縣糟鄭注以猶與也

糠爾哉言以先王之道與桀跖相縣豈止然而人力為此而寡補糠比芻豢哉幾讀為豈下同

為彼何也曰陋也陋也者天下之公患也此患也人之大殃大

害也故曰仁者好告示人王念孫曰人者人與仁同說見脩身篇愛人下先謙案各本皆作仁者

與王所告之示之靡之儼之鈐之重之靡順從也儼疾也火錄反靡之儼之猶言緩之

急之也鈐與沿同循也撫循之申重之也○王引之曰楊說非也靡之儼之即賈子所云服習積貫也儒效篇曰居楚而楚居

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歸說轉錄然則

於仁義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方言曰還積也還則夫塞者俄

且通也陋者俄且憊也愚者俄且知也憊與憊同猛也方言云

者俄且憊言鄙陋之人供且矜莊有威儀也詩曰瑟兮憊兮

與方言合案此注說頗歧出竊疑憊當爲憊雅之義賈誼書傳

爲野此以憊與陋相對義亦合又曰注陋者俄且憊之上當本

有或曰二字郝懿行曰注前說謬後說引詩瑟兮憊兮今案云

寬大也此說是矣盧疑憊當爲憊雅之義引賈誼書傳職篇文

義亦相近而非本義今詳賈子之憊爲假借荀子之憊爲本義

何以明之陋爲陝隘憊爲寬大故以憊預相儼證以修身篇云

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聞少見曰陋又以聞陋相儼聞亦

憊之段借開謂寬開即憊訓寬大之義楊注誤爲開習亦非王

念孫曰庸說是也修身篇多見曰聞少見曰陋開與陋對文是

其證開闢古字同耳楊後是若不行則湯武在上曷益桀紂在

上曷損

若不行告示之道則湯武何益於天下桀紂何損於百姓所以貴湯武賤桀紂以行與不行耳。王念孫曰是

若不行是字承上文告之示之四句而言言民從告示故湯武在上則治桀紂在上則亂若民不從告示則湯武在上何益桀紂在上亦何損乎楊注失之湯武存則天下從而治桀紂存則天下從而亂

如是者豈非人之情固可與如此可與如彼也哉。

王念孫曰豈本作幾古

豈字也今作豈者後人不識古字而改之耳案上文幾直夫蜀秦稻梁之縣糟糠爾哉注云幾讀爲豈下同下文幾不甚善矣哉注云幾亦讀爲豈後注既言幾亦讀爲豈則前注不須更言下同所謂下同者竟不知何指矣

人之情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又欲夫餘財蓄

積之富也

皆人之所貴也

然而窮年累世不知不足是人之情也

不知

當爲不知足矧不字或曰不足猶不得也

今人之生也方知蓄雞狗猪彘

日。盧文弨曰正文方

知元刻作方多都遂行曰說文豕三毛叢居謂又蓄牛羊然而

之豬後蹠廢謂之彘是豬彘異故此分別言之

食不敢有酒肉餘刀布有困窮刀布皆錢也刀取其利布取其

也地藏曰害廣困廩也困方曰廩窮害然而衣不敢有絲帛約者有筐篋之藏然而行不

敢有輿馬約儉嗇也筐篋藏布帛者也言又富於餘刀布也。僉憊曰楊注曰約儉嗇也既云儉嗇則不敢有輿馬

因無足怪不必更用然而字作轉矣楊注非也淮南子主術篇

所守甚約高注曰約要也漢書禮樂志治本約師古曰約讀曰

要是約與要一聲之轉古亦通用約者猶云要者孝經先王有

至德要道疏引殷仲文曰以一管眾為要蓋物之藏於筐篋者

必是貴重之物視上文所云餘刀布有困窮是何也非不欲也

為尤要矣故特以要者言之非儉嗇之謂也

幾不長慮顧後而恐無以繼之故也王念孫曰案非不欲也二句文意緊相承接中不

常有幾不二字蓋涉下文幾不於是又節用御欲御制也或作

甚善而衍辭故賦辭有文脈也

收斂蓄藏以繼之也是於己長慮顧後幾不甚善矣哉幾亦讀為豈

今夫儉生淺知之屬曾此而不知也儉者苟且也糧食大侈不顧其

後俄則屈安窮矣

大讀為太屈錫也安語助也猶言屈然窮矣安已解上也。虛文昭曰正文大宋本作太

無大讀為太四字注今從元刻

是其所以不免於凍餓操瓢囊為溝壑中瘠者

也

乞食羸瘦於溝壑者言不知久遠生業故至於此也。王念孫曰瘠讀為掩器里荷之荷露骨曰瘠有肉曰膏。韓氏

言凍餓而轉死於溝壑故曰為溝壑中瘠作瘠者借字耳。瘠觀能子楊以瘠為羸瘦失之。況夫先王之道仁

義之統詩書禮樂之分乎

為生業尚不能知況能知其遠大者分制也。扶問反。彼固天下

之大慮也將為天下生民之屬長慮順後而保萬世也其汜長

矣其溫厚矣其功盛姚遠矣

汜古流字溫猶足也言先王之道於生人其為溫足也亦厚矣姚與

遙同言功業之盛甚長遠也。郝懿行曰溫與溫同溫者積也左傳蘊利生孽經典通作蘊此作溫皆假借耳如禮器云溫之

至也溫讀為蘊亦其例楊注非王引之曰楊讀盛為茂盛之盛非也盛讀為成成亦功也。成與法者為有功則言與盛古同聲而

獻功盛與相融姚亦遠也言其功甚遠也成與盛古同聲而通用說卦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言莫成乎艮也。漢賦

見職義連眼說呂氏春秋悔過篇我行數千里以襲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備必已盛矣言其備已成也。補注之盛

辭傳成象之謂乾蜀才本成作盛左氏春秋莊人年師及壽師
團邨公羊邨作成隱五年十年文十二年並作盛秦釐今王使
成橋守事於韓史記春申君傳成作盛封禪書七日日主祠成
山漢書郊祀志成作盛皆其證也王霸篇曰論一相陳一法明
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言觀其成也黜陟離臣道篇
曰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閭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盛讀爲
成成亦功也太姒黜陟離臣道篇曰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功
正名篇曰心憂恐則口銜芻蕘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
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輦而體不知其安故齊萬
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言美反成憂利反成害也
非孰修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孰甚也甚修飾作爲之君子也
修爲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楊彼注云順從也孰精也修治
也爲作也此文脫順字楊望文生義當從禮論篇補順字故曰
短綆不可以汲深井之泉知不幾者不可與及聖人之言也幾
近也謂不夫詩書禮樂之分固非庸人之所知也故曰一之而
近於習也務知二一則有之而可久也道而廢廣之而可通也
可再也務知二一則有之而可久也道而廢廣之而可通也
則思慮禮樂反鈇察之而愈可好也沿同
事可通慮之而可安也則思慮禮樂反鈇察之而愈可好也沿同

循也既知禮樂之後則循察之說可好而不厭俞音愈。先
案楊反字無注而以訓字代擇之非也反者反復也反鈐察之
者反復沿循而察之禮論篇則必反鈐過故鄉反鈐二字義與
此同非十二子篇反鈐姊妹細察之注云細與循同又云反覆細
察其義以治情則利利益也禮記曰聖人之所以治以爲名則
當矣

榮以羣則和以獨則足

知詩書禮樂羣居則樂意者其是邪意

莫過於此。王念孫曰此當讀以獨則足樂爲句言獨居而說
禮樂教詩書則致足樂也以羣則和以獨則足樂樂與和義正
相承則樂字上屬爲句明矣意者其是邪自爲一句意者語詞
也其是邪指詩書禮樂而言呂氏春秋重言篇曰日之役者有
執蹠痛而上視者意者其是邪句法正與此同先謙案呂覽文
義與此不同此文若作意者其是邪爲懸擬之詞則上下文理
不相貫注雖有呂覽句例不得取以爲比且上文以羣則和以
獨則足句法一律語意亦完足若於足下加樂字反爲贅設仍
當從楊
注斷讀夫貴爲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
之欲則執不能容物不能贍也。王念孫曰案然則猶言然而而
也說見釋詞則字下先謙案從
讀爲

故先王案爲之制禮義以分之

以禮義分

使有貴賤之等

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

謝本從盧校知下有賢字王念

智對愚能對不能則不得充賢字明矣下文以仁厚知能盡官

職知能二字正與此相應是其證宋本有賢字者蓋誤讀知為

知識之知故於愚上加賢字而以為知賢愚能不能之分也不

知使有二字直貫至智愚能不能之分而止若讀知為知識之

知則與使有二字不相聯屬矣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

先謙案王說是今改從元刻

也任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慤實也謂實其祿使當其才

之也然後使慤祿多少厚薄之稱稱尺證反。郝懿行曰載如

大車以載之載載猶任也慤者謹也謹謂謹其多少厚薄之數

使祿各稱其事不失均平楊注載行慤實古無此訓載其事二

語又見君道篇俞樾曰慤當作穀孟子滕文公篇穀祿不平趙

注曰穀所以為祿也此文言穀祿正與彼同作慤者替之誤也

楊以本字讀之失其旨矣王霸篇曰心好利而穀祿是夫羣居

莫厚焉此穀祿二字見於本書者先謙案俞說是

和一之道也故仁人在上則農以力盡田賈以察盡財百工以

巧盡械器盡謂精於事察謂明其盈虛士大夫以上至於公侯

莫不以仁厚知能盡官職夫是之謂至平各當其分難貴賤不

同然謂之至平也

故或祿天下而不自以為多

謂為天子以天下為祿也

或監門御旅抱關擊

柝而不自以為寡

監門主門也御讀為迓迓旅逆旅也抱關門卒也擊柝擊木所以警夜者皆知其分故雖

賤而不以

故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一夫是之謂人倫

舊有此語

為寡也

引以喻貴賤雖不同不以齊一然而要歸於治也斬而齊謂強斬之使齊若漢書之一切者枉而順雖枉曲不直然而歸於順也不同而一謂殊塗同歸也夫如此是人之倫理也。劉台拱曰斬讀如僂說文僂僂互不齊也周語冒沒輕僂韋注云淺進退上下無列也言多僂互不齊乃其所以為齊也王念孫曰僂二十三年左傳鼓僂可也杜注僂巖未整陳義與此同僂而齊即正名篇所謂差差然詩曰受小其大其為下國駿蒙此之謂而齊先謙案劉王說是也詩曰受小其大其為下國駿蒙此之謂也詩殷頌長發之篇其執也駿大也蒙讀為龐厚也今詩作駿龐言湯執小玉大王大王大厚於下國言下皆賴其德也。先謙案龐作蒙魯詩也方言秦晉之間凡大貌謂之朦或謂之龐明龐蒙聲近通用

荀子卷第二